紅白花傳

紅白花傳

目錄

翠香閣擇婿 大板橋作媒

李安展作序手 才相如弄求凰調

追事勢不得已從命 露手脚故為此遁辭

冷伉儷灑血涕淚 生面目爭真姓名

蔵書緘似夢新覺 薦禁臠以德報恩

合巹宴才貌三團圓 探花郎紅白兩奇絕

紅白花傳

兩才子共詠兩花色　雙美人私結雙捷約

大明成化年間河南府洛陽縣聚星村有一介書生姓桂冬榮其名也自少時學問宏偉文章卓越七子以下蓋渺視也自謂取青紫如拾地芥而命途崎嶇畀神揄揶屈首就試終未成名乃喟然而嘆曰貴賤命也非人也窮達數也非我也東堂射策白髮非時北闕上書青雲難期吾寧韜銳於十丈狂塵之中擺落世緣脫畧俗務以泉為廬以風月為伴優游嘯傲以送餘年豈不樂哉於是命小奚策蹇驢卜宅於崇山小室之間嘯傲於伊闕龍門之上或竟日忘歸終歲不返足跡所遍不啻三十六名區而已或在家之時則靜處士室杜門謝客硯詩牘史憂與忘寓隣里不得見其面賓從不得尋其蹤以此人或稱之以處士或呼之以山人山人必與同郡人荀景華為同榻之友一巷南北居止逼側出入必偕起居與同真石交也俄而升沈各異雲泥遼隔荀公青年得第遂顯於朝山人竟坐落拓遊方之

外惜乎一榮一枯豈非造化兒処分也歟兩人皆納羔於陳氏之門蓋於婿
而荀夫人兄也桂夫人弟也兄弟二人俱有婦德鄉黨宗族以皇英二妣
比之而兩夫人移天之後未獲螽斯之慶方以爲憂三十後一時懷姙桂夫
人臘月生男荀夫人翌年元月生女兩兒雖有男女之異而氷玉之容貝
水月之精神正若一炉之鎔成少無錙銖之差見之者指以爲兩顆明月珠
桂家子名一枝荀氏女名織素一枝未離襁褓桂夫人不幸病没荀夫人不
忍同氣之痛且憐一枝之孤子即率往家中縢置乳養与織素無間焉
往往悲哀之至撫頂而言曰此兩兒歯較一歲貌亦相同當待其成長俾結
溫太真玉鏡臺之緣以慰亡弟之灵兩兒日漸豐盈鵷頭犀角婉娩岐嶷
聰慧出天穎銳超倫荀公夫妻益奇愛之試教文字一聞即解一讀輙誦
誠奇才利器也荀公欲究其業遂送兩兒於桂山人家專精受書刻意徹
工才華日進文思潮湧搞操則燁燁之灵芝吐辞則鏘鏘之鳴鳳雖老師宿儒瞠乎
下矣加以年容秀色俊彩嬌艶嫣然若紅蓮之㴱吐皎然若玉樹之交映信

所謂兩箇才子一双美人也兩人聯裾於筆硯之中並武於几席之間婆娑
娛戱情意相孚密通追遊心肝無閡自以童騃之年雖無私昵之情兩家婢
僕皆以荀娘稱爲桂娘子以之相謔焉織素未滿十歲荀夫人奄遘危病而
沉篤將不能復起遂邀荀公垂涕而言曰妾獲戾于天旣無男子只有幼稚
妾而長成之期迫眹相送婚嫁之礼已矣莫道天宲爲之妻何言哉此骨雖
朽此恨難忘袁姪一枝家計雖貧才学甚富其爲人殊可念也惟相公遠
慮而深思及其成立之後即成委禽之礼永結兩家之好俾見萬歲之榮
則妾雖不得於身親見庶或瞑目於地下矣婢子蘭芝蕙葉兩人不但於
織素多有勤勞之功且忠於所事一於服役其誠可奬其志可惜至於蕙葉
頗有姿色端雅淑慎可奉君子之巾櫛願相公留爲侍媵使織素有所依頼
蘭芝即令從人任其所適而必擇賢而有産業者俾安其生焉荀公攬涕
而對曰當如夫人所言惟願夫人毋用傷惻以安病心至於織素終身大事余
何敢負夫人之言使夫人有所盡傷於冥冥之中乎愼勿過慮焉夫人更把織

素之手欲說永訣之情而声在喉間不能成說是夜遂棄世荀公之悲感繊
素之擗踊有不忍見者繊素躬執喪礼曲盡情文一如知礼之君子人皆憫其
哀毁之過節嘉其誠孝之出天桂山人与一枝來到喪次吊哭而敀一枝對繊
素尤不勝哀痛之情自是之後繊素遂主家事不出閨門一枝雖或往来於
荀家而問候於荀公而已不復与繊素相會焉飛光水駛終朞電過繊素
已十一歳一枝則十二歳矣荀公時爲御史中丞在於京師而家屬皆在河南
故數請由往來焉適値合春之晦日繊素告於荀公曰今日即桂処士花甲欲
備送酒果以表微誠荀公驚曰我忘之矣遂封礼段一疋美酒一壺時果數
器令家僮送之仍謂繊素曰汝於山人曾有受学之恩事一之義不可廢也
且汝年稍長則出入不便汝須一進其門以盡師生之礼可矣繊素承命而
退即乘小轎往桂山人家山人時岸角巾携小節与一枝散歩於林園眺賞
春光思酒如渴而家貧不能具一杯方有傷哉之嘆家僮忽報曰荀中丞
老爺送礼段及酒果以及門矣且荀小姐將俺狀至矣山人父子大喜使人催促

織素於詣筵前礼拜畢跪達荀公之言山人欣肰答謝謂織素曰汝礼制旣
闋長成如此足以大慰老父之心矣但肰阻濶日月已久想汝文章必長進矣織
素避席而對曰小姪愚積禍盈奄遭巨創禍喘不滅弱質多病曽在草土全
抛詩史大人所教文字太半遺忘不敏之罪烏可免乎山人仍与一枝織素移席
於花底飛觴翫花翩翩有豪興不知月影已在花西矣大抵洛陽風俗最嘗花
卉而百卉之中以牧丹為第一大而林園小而階砌無不栽種誇多鬪靡每到春時
香聞十里初唐明皇取各種牧丹列植於沉香亭前与貴妃憑欄同賞命学
士李太白作清平詞其時以名花比国色所謂名花傾国兩相歡長得君王
帶笑看者也以此騷人墨客以牧丹為花中之王宋至奇種異品日益繁盛色
黃者以姚黃為最色紫者以魏紫為宗瑆紅冠於紅色玉𤥚甲於白色此外
小小各種不可殫記韶華未謝花事已闌三月将合千林浄盡傷春之游人惜
花之詞客歎芳菲之已襄感年華之不留駐騎並鑣挈榼提壺簷密葉
鬧筵翳嫩枝而傳盃笙歌闐咽觥籌交錯其繁華之景富貴之像艷

一時而傾千古矣唯桂山人自是窮伐荊棘埋延蓬蒿蔽室花未粧園客不到門既無賞玩之與焉有留連之樂唯以紅白兩朶栽培於松竹之間以為寓目之資盖從俗尚也適春寒甚峭未及絶開是日数三箶始吐紅者似朝旭之爛燁白者似夜月之冷淡灼然含態爍然帶笑望之可賞卽之可愛山人謂兩人曰汝輩所作吾不見久矣此花甚美不可無詩須以紅白牧丹為題各製七言絶句一首以春光二字分韻可也兩人應命一揮以成擎進於座下山人先取一枝之詩曰

天遣名花冠衆芳霞旗月珮兩煇煌紫宸朝罷仙郎醉玉女催沾粉署香

山人見罷欣然而笑曰吾見之詩頗有富貴氣像頓無寒慳色態而末句尤妙異日必為金馬玉堂中人不似乃翁落魄也次取纖素之詩覽之其詩曰

各羕風流一羕春能紅能白總宜人應嫌梅擅東皇寵喚取雲 伴玉真

山人見罷大加稱賞曰姪兒之詩精妙婉曲盡謝世俗骫骳鈍濁底意思未句不惟鍊思之工幽閑之態謙退之意蔼於文辭之間異日豈以詞賦小技

大槪於閨閤而已哉婦德壼範必將垂耀於後世矣若論其優劣則姪兒
之詩當隅一坐矣織素拜謝曰幼稚女兒等閑詩道而迫於叩命率爾製呈
矣大人不揆鄙拙過賜優奬小姪不敢當矣与一枝互相傳玩相愛相敬情不
能自抑山人醉甚戲謂兩人曰汝輩才色足以相敵不害爲佳配賢匹或者天
有意而並一時乎回向一枝而笑謂曰汝嬪若在於汝之佳緣或有可繼矣老
荀自是俗人豈肯与寒素之家結婚乎終日浮白醉倒不省織素遂拜謝而
歸一枝臨門相送不能措一辭而別織素歸家荀公問曰山人有何語耶織素對曰
山人以紅白牧丹爲題使桂兒及小女各賦一絶故小女勉強製進矣仍示其詩而告
之荀公亦稱引不已又問曰山人見此詩云何織素對曰山人過垂盛奬而過宗
之亂言不安於心矣荀公曰更無他語耶織素抵眉含羞不敢發言荀公督令
直告織素低聲而對曰山人過愛小女指桂兒而言曰此兒才貌眞汝之配而荀夫
人既已下世老荀何敢於寒士而与汝結親乎必無此理矣荀公冷笑曰老桂
倔強之風尚不除矣蓋荀桂兩人自是布衣之交而山人氣豪才俊傲視一世自以

為着鞭名途莫我或先居然廓落白首無成荀公叢輙於亨衢名位焯赫
於山人内懷不服或大談而折之或諧謔而加之荀公亦忌其太倨中心不能無畦
畛矣此後織素年益長不復往來於桂家一枝或到荀家而織素不肯出見
兩人雖不得相會然信誓丁寧心肝洞照只待結縭之期而不復致疑慮
葉等亦每以一枝為吾家郎君而荀公之意落落不相應轉如楚越之相視
絶晋秦之佳緣一枝始生疑慮忽忽如失矣思欲一見織素吐露心情而跡涉
嫌疑事多窒碍未得容從之便矣一日之夕路由荀家門外適聞荀公出外
盤馬回徨呼乂鬟而詢之曰小姐安在對曰方在芙蓉軒矣一枝尾乂鬟而入
門織素正倚東楹曲欄悄然對月忽見一枝臨階回身迎拜相向而坐命乂
鬟進茶此時則七月之望也婆娑桂影映玉腮而生艶蕭瑟商飈動羅裙
而飄香輕盈之容灼約之態殆若真仙之下降而能使人三魂迷而雙眼眩矣
於是作啓櫻唇輕吐玉声向一枝而問曰潛耀度嶺漸凉襲人不知從何到此
郎一枝對曰為訪覲朋朝入城裡若被挽留今始還歸而要見賢妹一遍云胥中

欝陶之懷甫織素徐荅曰兄何煩惱之心事而必欲与小妹消遣耶一枝始得開毅
口而左右窮恐有聽者躡嚅未吐脉脉而坐織素已知一枝不敢出言乃曰兄若有
欲言之事一遭說破固不妨也小妹雖甚不肖早蒙大兄過愛小而有同窓之
義長而有知己之分何苦屑屑為兒女子羞愧之態乎一枝乃發言曰所欲陳者
豈有他哉欲知賢妹之意老叔之心也織素亦曰我元来已知兄致疑於小妹也久矣大人
眷愛小妹殊甚雖過於愼重而宲無他意欲知小妹之心与兄之心一也何必問而知之
一枝對曰我亦固知賢妹之心与我心一般而但所慮者賢妹父親之心不与我大人之心
相同而賢妹不能自主張也織素良久對曰兄言亦有理也在子之道當盡其
誠心以回父母之心而已此外無他道理或不幸而事不成此心誓不負矣惟兄
毋疑也一枝曰賢妹之心苟若是則何慮之有然盟之於口不如盟之於心盟之於
心不如盟之於天此夜明月宲照兩人之心指青天以結死生之盟未知何如織素
對曰此則不可小妹聞大信不約自古貞女有為丈夫而死者未聞丈夫為兒女
而死者成誓之後事若不諧則守之者誠為大信背之者當作如何人耶

小妹則將為兄一死以酬知遇之恩即戚分內事兄亦將為小妹而死乎大丈夫行事不可苟也兄言無乃太遽乎一枝謝曰賢妹通達之論非我所及兩人情緒依依不忍相捨欲起還坐將行復止殊不覺夜將深矣忽聞街鍾已三遍矣一枝遂别纖素各稱萬福而散

兩媒婆各許春風面　老中承不諒兒女情

是日一枝所訪之人姓呂名邦彥當朝丞相之子飽聞桂生高標絶芸傾心豔慕願言納交累踵其門輒題几鳥留其名帖而去桂生雖不願交游而一者躬謝礼不可已乃造呂生之門呂生顛倒出迎接對甚款而桂生之心已在雲霄之外矣桂生定省之餘詩書是伴有時自酌自吟以寓閑情不与人交不求人知故徃徃應製於学宮必居首而不肯就試焉呂子以相門貴公子門庭煒爀奁榭宏麗酒徒碁伴塡街滿堂性且不儉多近酒色不曾留意於文字而權勢所及声乱随至学宮課試輒居高等人以河南巨擘稱之惟桂生一不服更不過從焉呂生齒長桂生一歲而自以為必求天下傾国色以為之配不宜輕許於人

一日命家僮入城府招媒婆之有名稱者張王兩婆一時赴召拜賀於呂生曰相公之招致老身者必有佳約而欲与之商議也呂生曰韶華將合佳期未定邀來汝等者欲問可合之処也張婆曰河南自是雄府豪貴之家指不勝屈未知相公之意欲求何処耶呂生曰指示在汝擇執在吾須歷示其最優者而言之張婆曰鉄撫兵宅冨冠此府有𥡴女最賢賤處言之無過於此也呂生曰甚妥子容貌如何張婆曰雖非絕艶亦且靡麗矣呂生曰然則不可也王婆曰狄參政宅処子姿之色美當代無双詩文之才女中第一相公欲得美色非此莫可其家計雖不贍以相公之冨豈可論財於婚姻乎呂生曰此則似勝於鉄家而其処子果絕色耶王婆曰狄娘子之色誠絕美而老身等閲絕代之色本不出嵩即今皇上所嬖娘娘亦非稀世之色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冨尚不能得之況疋夫之微乎呂生曰我之所求惟傾国色也若然則狄娘亦不合於意也王婆大笑曰老身等聞見甚狹所謂国色宲未得見而相公夢珊青樓跡遍花林簇粉黛而評色倚紅粧而較艶果見妍姿秀色如相公所稱者乎若就名妓美娼

中而論之必若何人之姿色然後可入於相公之眼乎天津橋畔鄭音〻徜步於
娼扉若音〻者可謂國色也呂生正色曰音〻不過以歌声擅名而長頰踈鬚豈
可謂之色乎王婆曰千秋門內秦妙娘年是青陽新有声名公子王孫無不以一
眄爲幸若妙娘者可謂國色乎呂生笑曰妙娘新隷娼籍人雖輻輳肥白鈍
質豈可謂之色乎王婆曰鄭媚娘郭璽玉李仙卿如何呂生大噱曰此輩即
一隊狐狸也以膏爲首以粉爲腮何足數也兩婆擊掌而笑曰苟若是則誠
難矣芳羅冷月金谷花殘綄紗之女何処可求隨樓之人已矣難覩相公
若模畫絶色佳人以付於老身則當物色求之矣呂生曰欲見畫本與有三
箇眞面相汝輩亦或見之矣兩婆對曰某耶〻〻呂生曰其一則洪福寺壁上冥道
士所畫南海觀音也其二則孟津渡口竜王廟泥塑第三竜女其三則城南縣
星村桂処士子一枝也三絶色中得其一則於我心足矣王婆嚬然笑曰相公之所望
如此則雖終身求之恐不可得也自古人間有謫降之仙神未聞有謫降之釋伽
觀音元非可論至於竜女即水府之竜女相公即塵之世相公所謂風馬牛之不相及

也論其人物則可謂相敵而相公決無柳秀才傳簡之術老身未学孫大聖開水之符竜女亦言之無益也桂相公造物戲劇假男子之身而禀美之色人相公若使桂相公如去年秋闈玉心家老鷄之変幻雌雄則相公可娶美夫人而此非人所及不必為無益之言也老身等反復商量得一妙策近聞南方之人喜為男通相公以權道親迎桂相公以為夫人則夫誰曰不可張婆責之曰汝無多談昔彌子瑕不必為衛公之夫人董賢亦未封漢宮之王姫男通之事世或有之而人家豈有男夫人乎吕生曰吾嘗思之物之微者莫草木之若也而花卉之有奇而麗者則草木亦有絶艷矣物之賤者莫禽鳥之若也而毛羽之有珍而異者則禽鳥亦有絶艷矣況禀賦之理男女同得則何必男為絶色而女子之中獨無絶色乎汝輩必有聞見而緊欲吐説於我也張婆曰相公之言是矣女子之中何必獨無絶色苟無天縁終不相遇昔曹孟德欲娶江東二喬而為孫策周瑜所奪大起百萬雄兵以死争之而終不能得之豈非天乎今之世亦誠有傾国色也与相公既無三生宿縁曾以許婚於他人老身累辱相公之教而不敢告者蓋以

此也呂生驚問曰誰家女也其色果如何也汝輩必瞞我也張婆曰老身何敢以戲言冒犯尊听此娘子即荀中丞老爺女子相公所稱桂相公之表妹也語其容顏則誠天下国色而与桂相公已定中表之婚矣呂生曰汝曾親見之乎張婆曰荀中丞喪室之後有兩箇侍人其一則即朱氏曾侍亡夫人左右者此人無姿色其後老爺又得賈氏去年生一男賈氏即老身之姪女以此老身因緣出入拜謁於娘子者數矣呂生押席以問曰其容皃与桂生孰優耶張婆曰兩人皃樣自相彷彿婚嫵英慧少無異同而但桂相公男子也自有俊逸之氣像荀小姐纖弱幽閑多有窈窕淑女之德仅此其所以同而異者也呂生曰誠如汝言反復勝耶窈窕之求幾年于此而如王之人同在一府得之誠難聞之亦晚甚矣耳目之不廣也汝輩必有所聞桂家已納聘云乎張婆曰未能詳知當問姪女而仰白之呂生聞益喜厚賂而送之使即探報時荀中丞請暇已久方欲還京聞者忽報本府王教授來呈名帖矣荀公延之坐定問來訪之意教授曰呂承相家公子窃慕令愛小姐之才德使晚生通其意故敢此仰達矣

荀公曰呂生之求雖其懇勤亡室臨終已托於老夫欲以爲表姪桂生之配到今背約誠有所不忍者先生幸爲我謝之教授不勝無聊惟力稱呂生權勢之可畏才華之可愛而已拜辭而去翌日李府馬太守又踵門 披刺荀公迎入礼畢拱手稱謝曰先生欲臨陋舍聊有事耶太守荅謝曰賤生每欲一陪行坐穩承鐫誨而公牒埋頭未由抽身今日爲令愛之婚事拔忙而來矣荀公曰昨日王教授亦來傳呈之言而遂聞自有委曲未能奉承先生想亦聞之矣太守。賤生曰亦聞王教授之言而先生之不忍負亡夫人臨訣之言自是厚誼聞尚未奉幣猶是路人膠守前言亦不固乎況父母之心慈愛是主無論彼此擇配佳郎使之富貴而榮華豈不樂哉欲求美郎宜莫如呂家公子富貴榮華誰敢比大相公之家乎老先生若与呂生決親則安知亡夫人在天之灵不爲之猶豫乎蓋亡夫人屬意於桂生特一時未成之事今呂公子之求婚實百年偕老之計豈可以一時之言誤戲百年之佳期乎惟先生熟慮而深処俾無後悔也荀公曰先生析利害之機明取舍之分諄諄教誨勤勤指導賤生何敢以執迷之見自外於提耳之教乎但女兒粗

習詩書略通礼儀欲聞其一言而進退之耳太守曰先生之教亦有意見賢娘
設有一切之意惟在先生開導之如何補賤生亦欲以此喜報速通於呂公子
也即别去荀公入內招小姐坐之前具言呂家求婚之意曰吾見如有所懷悉陳
無隱小姐曰此事小兒何可干預然母親遺言尚在於耳目其餘非小女之所知
也荀公不悅曰汝之母親誠有是言而此不過与我相議而已别無定婚之事女子
在家則從其父命礼也吾見誤也小姐曰父親之命何敢不從然此則小女莫大之事
願父親三思而定愼勿輕許遂回身入於寢室蓮業適侍側告於荀曰公老爺何
以出此言耶小姐与桂官人天生一双伉儷彼蒼之意人皆可惻況夫人遺命堅如
金石大小婢僕所共倚仗而屬望者也以其情誼言之則自在童年与同鈆繫而
自守礼法少無苟且之事然想其厚契深情豈偶然哉今老爺若奪其操而
抑其心則必憂愁鬱悒因成疾病恐非全安之道也荀公曰我豈不知汝之
深思也且桂生才貌亦豈不愛曾不許婚者只以彼家貧且桂生若能立揚
則大善不然則女子一生將不得自安此非細事呂生為人我亦詳知苟其庸流

下品則我豈徒取富貴以誤女子之仰望乎汝其開誘俾回初心朱氏以荀公之言言于小姐〻〻長嘆曰我与桂兒雖有同学之情自与婚姻異路各異母親臨終雖有顧托之命父親之言亦自通達若泛然則何人之两不可入乎吾已許心於桂生亦已有言於桂生矣負心非義也背言非信也到今二三其德吾所不忍且父親過愛不肖之女欲其富貴為子者豈不知感激哉然富貴貧賤自有天命不可強而致也我則孟光耘田文君賣酒宲所甚忍亦所不辭惟願庶毋為我尽誠以回父親之心

好因。作悪縁因縁　無情語成有情語

朱氏出往之荀公之所荀公曰女子有何語耶朱氏具以小姐之言告之荀公笑曰年少之児不知事理徒信古人糟粕之言往〻厚誤宲事豈不惜哉到今以梁鴻孟光為淑人君子以相如文君為佳人才子争相稱引言動欲慕效余嘗見古書孟光面墨体壮其力能運石臼故与梁鴻或耕於野或傭於人能甘許多辛苦今纖素贏軟弾之則欲穿腰細吹之則欲靡以如此氣質欲效孟光之勤勞豈非可笑乎卓文君卒於一時私情許身於相如而終未免當爐賣酒之困相如適值好文之武帝

因得意之薦而騁詞賦之才得高官積黃金赤車駟馬翱翔鄉里至今傳爲
美談若不遇武帝則必行乞西蜀市上終至飢死矣夫孰知世上有卓文君哉
今天子不喜文章宰相不薦賢士桂生雖有凌雲之才經天之學何從而
科
自致哉况科場得失自古難必桂生之父以少年才子自期黑頭功名唾手可
得而居然一白髮窮措大亦安知其子猶不如其父乎朱氏又以小姐許心結
約之意告之荀公輒愀然曰女子之志不可強奪而茲事十分難処呂生之言
今若許之則呂生必咎於其父待吾上京又將求婚若欲不許則呂生威勢
振於天下所言天子無不曲從我之前程難。其無事矣保然姑不快許以安女
子之心矣所慮者呂家必來中止汝須從容慰諭毋使固執朱氏未退忽聞
李提學至矣荀公急出外軒而迎之李提學亦爲呂公子紹介而其言比王馬
尤切矣荀公曰王教授馬知縣亦曾言此事當即奉副矣非但身有此事
婚姻大礼不可輕定欲早啓京師禀議於承相亦李提學曰尊教正合即
辞啟備傳於呂生生即裁書上其父告其意荀公亦治行啓程此時桂生

聞呂公子求婚於荀家殊切忿憤俄得朱氏書知荀公之已傾意小姐之欲守
盟雖欲一見小姐更申知意而未得其便徒自彷徨幾至於成疾矣山人見其氣
色与前大異責之曰大丈夫當建功名立事業以顯父母汝為一女子反作楚囚戚戚
可怜狀耶汝自幼多讀古人書志趣卑下乃若是甚非我所望也桂生惟謝罪
而已浙江都府魏尚書素愛桂山文武之才辟為參謀欲同議軍務山人召一枝
謂之曰魏公即我知己友浙中山水我亦欲游而未得者也且見汝近來心事不佳与
我同游追司馬遷謝灵運之壯觀撫白樂天蘇子瞻之遺跡以瀉胸襟以懷
幽情可也桂生告曰惟命焉桂生將行欲一与小姐敘別投隙往叩小姐与朱氏同坐
邀桂生入彼此默然無一語桂生先一言曰近聞賢妹佳期不遠而家親適彼魏
公所邀將有萬里之行賤生亦當陪行將不得親戚仪而獻賀危殊用缺悵小
姐對曰春日猶寒惟願跋履珍重小妹誓不負芙蓉軒上尼明月矣桂生作
對小姐氣塞胸間偷眼相視而已山人方啓而行促召桂生桂生慌忙遂告別而
去山人本無侍妾使老僕一人守其家父子二人遂乘扁舟飄飄然向浙江而行

行四五日至開封府泊舟於東門外少選休憩卒府通判与山人有厚契適
回公事沿江而過偶見山人坐于舟上棹舟而至握手驚喜各展阻闊之情仍挽
𢚩府中飲酒團欒桂生祢留舟中終日跂待至日合官僮來傳通判与山人
同宿於郡斎矣桂生祢寝蓬底及詰明自念曰主人若又苦挽則大人今
日亦未必早還吾當下舟登岸歴覧風烟矣乃杖策適渚探幽選勝
陟臨江之亭榭趂浴波之鴎鷺信步而行惟意所適却忘路益深而行轉
遠矣忽渇甚思茶而不可得擡首遠望欲覔人家忽見粉墻彩閣逶迤
隠見於緑林之間遂前往見之則華扁高揭於门楼書玉清観三字循砌
而入剥啄重门良久有女冠出來手啓金鑰年可六十餘歳矣邀桂生坐於
迤西別堂問曰相公自何処而來乎観中適有修斎之事少年輩皆入内殿
致令尊客久立於门外不敬甚矣惟相公寛假之桂生曰偶遂風光歴遍遠
近會渇求飲來到此尓女冠招小童奉茶而進謂桂生曰城中貴介之家
今日設法事於此故自多奔忙不能侍坐討話罪悚〻〻旋即退去生即起

立徘徊周覽東壁之下有縹帙數百卷攤拋倚疊生少坐披攬皆黃庭玉樞黃白竜虎等書大簇子一張卷置其傍試展而見之蓋模寫美妹徜立之狀而筆法精妙姿態秀麗眞絶㝎也若以爲觀音菩薩之像頭無瓔珞若以爲上元夫人之像身着俗衣非步蓮之潘淑妃則必待月之崔鶯〻也然不書其姓名安知其誰某桂生心自思量曰此画果是天下絶筆而古之詩人何無一句題咏丹青不渝生綃若新想其模寫必不久也仍把翫再三忽然長嘆曰画中嬌艶正与荀家妹弟可較伯中得非眞寫故爲之揮灑神筆模得荀妹眞面以慰我渴悃之思耶不然何其与芙蓉軒徜立之時酷相似耶噫褢郎之玉杵難求刘公之仙洞已隔不知与阿妹更有相見之期耶嗟惋之切感涕自零遂取床頭筆硯用荀小姐咏牧丹花韻作七言絶句一首書於簇子上面一面諷詠欲寫姓名之際女冠自内殿而出見桂生拈筆臨画大驚却立高声而喝曰相公〻〻此何事也相公點汚其頭欲使貧道等受困耶桂生曰然擲筆而言曰古今名画必有文人才士之題咏方爲三絶㝎唯道人休責焉

女冠曰相公以此障為何等函耶語未畢喧闐之声自遠而近傳言行次至
矣女冠匍匐而起窺内衆女冠出門而迎之回向桂生而言曰桂相公
留此恐渉非便桂生急起下階出門闕則十隊丁夫或持赤棒或執仗物分
立左右環擁前後喝々而行威仪甚肅最後有七寶彩轎四圍珠箔侍婢
七八人整々序立冉々随至光彩溢目香風襲鼻而生未及回避前導大
叱曰何物狂鬼觸犯尊行徑越前路耶至欲駈脅蹴踏桂生卑辭哀乞曰
倉卒之間未及藏身矣前導猶喧嘩不已將欲奮挺偏之女冠急走而來
解之曰此過去相公覓茶而來君輩不可無礼前導方舍之桂生脫身而走
循路而行危怖之心稍弛矣乃自語曰吾作一不緊之行既逢女冠之責又被
賤隷之辱真可咍也既到船頭山人已回矣遂發船而行過数日始抵浙江
府中魏公見山人父子歡腴之色可掬矣後共館待豊其厨供足以忘旅遊之
懷矣一日魏公開大宴集衆僚終日酣歌山人父子亦与焉魏公酒半命從者取華牋
彩硯進於山人曰請桂兄一吐珠玉以記今日之勝會使後人知吾輩之遊於此地也

岦對曰小弟老且倦荃捿筆硯久矣雖勉強而賦之不足觀也賤子粗知綴文使之
代述如何魏公欣然對曰令郎果有才則高揮彩毫以洗昏眵尤好也郎以四友
授之桂生三四讓遂奮筆作七言長篇一首風雲驟起龜蛇飛動其詩曰
浙中天作佳山水千古名區擅吳越大城深濠地勢雄龜拏虎擲競頭突巍
侯才略群公表青胄聯嫣嬋華閥祥麟出世爭先覩霜蹄當路不曾蹶一方
雄鎮當控扼嚴霜淅瀝吹鐵戟惠澤汪濊若新雨男欣女悅安耕 春
日開宴江上亭亭前萬頃琉璃滑孔融北海邀佳賓庾亮南樓有明月明鍠
繡帶六銖衣美人禊琵琶發商彩袖逶迤樽俎間蓮步輕盈詩室懺急
管清唱聲交戛大魚小魚爭出沒幕府諸賢盡才傑個中豪氣轉傲兀
半酣喧呼擊長劍迭把深盃不辭罰曲諸縈紆望不極水樹連天如綠髮
落日城頭吹畫角角聲震盪龜王窟只可留連終永夕惆悵繁華易消歇
忽憶臨江射潮日惜哉古人已朽骨樂極悲來奏軍樂代鼓騰騰舞
健兒後人欲知今日遊須訪他時峴山碣

魏公見畢彈指歛嘆曰雖盛唐大家何以加此手可與岑高相頡頏也一詠賛
手不忍釋忽顧山人而問曰令郎已娶否山人曰家貧年幼未及娶也魏公曰我
有一女年可勝笄而婚姻非匹敵不可我女則不敢望矣亡表弟有孤女而
姿色才調可與令郎匹美老夫兩家欲作媒妁兄意如何山人未及對桂生
避席而謝曰晩生雖未娶妻亡慈在世之時定婚姻於同鄉荀中丞家矣
不幸為權門所偪將不保初約而荀氏之心堅定不移方在相持之中晩生
雖蒙大人之過愛亡母之言不忍自我而先毀為無信之人甫魏公曰權門誰
耶山人曰呂丞相家也荀家婚事必敗於彼而迷見尚有眷戀之心可謂不觧
事也魏公曰此義士也我豈知有如此事乎荀家女子若入呂相之門兄其無負
吾言也此後待桂生尤款時東南夷琛賮惟勤海波不揚山人籌畫一謀嘗為軍
吏所服轅門無事記室多暇山人日與主將把酒投壺極意娛樂興至則與一校訪
勝景陟名山蕭然若世外之人桂生亦雅有幽致每遇佳景輒怡然忘懷念及
於荀小姐則定能不情涕淚簌簌自下浙江即繁華之地脂粉之窟狹路香

街羅綺成群歌声縹緲舞影婆娑能使人魂迷而心蕩自非有廣平之腸鮮
不濡染於此矣桂生有時經過金橋滿車而盖泛滄海而觀泰山者矣生肯
留眼於消洚丘壑之間乎
覌詩句覰破国闈心　因軍務約為晉秦好
此時荀公入京城纔見呂承相而承相無一言及婚事荀公亦一不開口而已移拜
兵部侍郎摠攝戎務公簿旁午年且衰老微恙頻作扶護無人調治有妨遂
寄書家中使賈氏守家朱氏陪小姐上來而趣速登程毋令企望小姐承書之
後即欲發行而非徒天時正熱行役寔難且槐花已黃桂生必赴試於河南欲
姑留於此一聞其消息矣時桂生方在浙中穩送居諸而荀氏音耗杳隔天涯
憂惱悶鬱悄無懽悰欲托科乘南歸故鄉以探荀家消息乃告進於桂公曰
科期將迫欲光覌国試惟大人命之山人曰此去河南幾撥千里衝炎遠涉恐
生疾病牽若隷名於南京国子監仍赴科塲則事甚便宜且做業必專矣
与魏公相議送桂生於国子監使赴應天府鄉試桂生遂决南行之計荀小姐

時在河南日望桂生之来而山川間阻魚鴈俱絶憂慮之心搖搖如懸然旌無所
終薄矣然父命不可久稽桂生一不可復見矣不得與朱氏已同舟而行至開封府
大風連吹舟不得進小姐累日獨傷一疾沉綿舟中搖蕩不合攝將未能强疾
前進使家人賃得水邊敞豁之処將欲小留調治待其平復而發行矣家人
沿江訪求不得静室來告於小姐曰閭家湫隘不堪入処而惟玉清觀殿宇弘
敞房舍蕭灑而有若干女冠人講道於其中調病之所無過於此也小姐頗以
為然與朱氏及女僕等詣玉清觀女冠等知其為京中宰相家之屬遂出迎入室
其内堂而窓之明窓粉壁静閒幽靖宗合静攝之処也小姐問女冠等名字其
中年老者跪對曰道法名貞玄彼年少女冠等即某也某也仍進茶果
精潔可食小姐留一日神氣蘇爽與朱氏随女冠從容緩步周尋殿閣至三清殿
焚香展拜訖與女冠相對穩話望見壁上掛一幅女像簇子上面題二首絶句
而画樣筆法俱格神妙矣小姐素癖於書画歎知其工拙起而就見画則宛
是吴道子手段而筆法則王右軍趙松雪而作也小姐着眼微吟忽然驚恰曰

此書倅分明桂兄所寫想春間西行之日留題此詩而去矣仍又味翫其一首曰

亭亭猗立不勝春有恨無語惱殺人謾向臨節期貞女却從南岳喚真真

其一詩曰

鏡裡花枝虛弄影水中明月竟非真如何七夕頭樓望閑却成都賣卜人

小姐一見再見疑惑滋甚心語於口曰下一首其筆跡非桂兄所寫亦甚彷彿此必他人故倣其倅法而書之也非我則不能下矣且兩詩必兩人所作而其詩意各有所托非偶然題詠之比而不記其姓名抑何意歟上一首用我兒時詠牧丹之韻此則表兄必因逈感事偶懷而題斷無他疑第未知下一首何許才子与表兄分韻而作耶末句之意尤未可曉也況思若吟惝怳未決矣貞玄來坐小姐之傍跪而問曰小姐玩味此詩必知其中深意也小姐曰正欲一質於師矣師幸先問此兩詩似出於兩手詩中各有所懷何來詩客何為而作耶貞玄乃驚曰此觀与大路不遠故雖女冠所處不能無往來之客升此堂者皆見此詩而莫知其出於兩人之手而今小姐有此眼神奇哉奇哉貧道等本不知書有同瞽

者之於丹青詩中有何意耶小姐曰上一首初句之意贊畫中人女姿色之美末句言
與人有約而不見只對畫中之人下一首和句之意是言畫中嬌艷見之無光無矣貞
玄顧見女冠等而言曰兩詩本意果如此也小姐既已解見安敢抵諱貧道謹
當悉告矣此玉清觀蓋宋眞宗所刱建而中建兵燹頹廢久矣此開封府城
中所居義陽郡主即梁王第二女也嘗儀賓薛老爺敬奉三清盡其誠虔重修
道觀以爲願堂十五年前祈禱於此三清之神遂生一女容顏之艷德性之美前絶倫
而後無繼矣儀賓夫妻鍾情撫愛如玉如珠儀賓不行下世郡主與小姐悲哽度日及
其終制之日郡主與小姐乃親設齋供於此觀適有遠方女僧來參法事其人
素善繪畫見小姐容貌大加稱揚懇告於郡主及小姐而願畫其眞面永作人間
之至寶小姐頗有難色而作之不許女冠等累累懇於郡主後郡主方爲肯諾
其人會心凝精一揮彩毫小姐之色態情神盡移於畫中雖離婁之明不能
卞其眞假矣郡主愛其畫品之極妙分付於貧道等使之深藏勿掛於他
之人眼故貧道等敬承尊敎十襲珍藏矣去春霖雨浹旬恐有沾汚之

患軒觀中所貯道經出曝於西軒而方欲斂藏矣薛小姐因郡主有恙欲爲躬
行禱祀倉卒來到貧道等專於法事念不及他紛遑中未及收拾忽有少
年秀才偶到此中乘貧道等不見之時乃題此詩於簇上貧道等後雖悔
責已無及矣惟恐薛小姐見之則怒而責之不得已直告請罪小姐初則有
愠色及見此詩則別無他言乃亂筆題此兩句於其下貧道等寔未知其當
也近聞郡主頻有疾恙小姐婚事必欲速定於名門巨族無不遍求小姐姿色
孰不艷慕乎媒婆日集於門庭熱鬧如市郡主方欲擇定於其中矣頃者
小姐乳母來言於貧道等曰小姐畫像更勿藏置出掛乎三清殿使來人往
客縱意寓目前日作詩人姓名如有詳知者即報宮中無或遲稽貧道等或
慮其間有別般意思而傾者秀才題詩之日貧道等未及問名且其詩意未
有小姐之能解者誰能見其詩而知其意推其意而知其人乎前小姐能畢
黙念曰下一首末句蓋有題詩之人不須愛畫或尋媒妁或因女冠求婚之
意而姑不明言矣問於貞玄曰秀才作詩之時或知其薛小姐之畫像乎貞玄曰

其秀才何以知之又問曰薛小姐見其秀才乎貞云曰薛小姐所乘金轎正入
門秀才方出門造次相值前導女与秀才移時相詰小姐或從簾隙見其秀
才而思意則其秀才容皃風仪与王子晋無異其美質清詩必入於小姐
之心故至於和其詩而題其尾到今使乳母欲探其消息甫荀小姐曰師之言
是也此後數日靜処頤養患候已快痊矣遂与諸女冠相別出道观乘船
舟轉向京師忽有一人從江岸而來高声而問曰何船是荀侍郎内眷行次耶
舟人傳棹問之即荀侍郎京第家丁也跪奏於船頭曰老爺方遭意外之
厄小姐与朱娘子須早歸河南小僕奉書簡而來矣舟中諸人皆驚惶失措盡荀
以兵部侍郎方膺籌邊之責成化二十年北虜叛突驕數萬圍大同府縱兵抄
掠先鋒直到居庸関京師震動天子大怒以為过方辟師兵部諸臣誤事
呂兵嫁禍国家梟梁挖兵命都督於境上下兵部尚書王国臣侍郎荀景
華於錦衣獄中方欲問罪諸臣震怛不敢救唯呂承相力諫曰王荀兩人
功勞素著且自古債事之將貸死從軍以贖其罪請削兩人職名使以

白衣從軍終不得成功則誅之未晚也上從之赦其罪使隸令於刘都督幕
下荀公及出闈戶即就謝於呂承相ゝゝ曰宗荀天子寬仁老夫何力之有仍置
酒亭待曰吾與公有相叙之事而若無閑日尚未果焉今日適得靜便良章ゝ
家有不肖兒子而聞令愛有幽閑貞靜之德妾切寤寐之求敢問令意如
何荀公曰公子曾因馬太守求婚而其時小女適有疾病未能仰副矣今相
公有命曷敢不從承相大喜曰公我情分本不泛然而若又結親則其情義尤荷
如幾但公非久當往邊上還邊朝早晚未可預料吾意則欲通於兒子自其処成
礼敢問公意如何荀公既蒙承相再生之恩將來禍福亦在承相手中當
此之時豈敢違拒乃復於承相曰當唯命矣即退而修書使家丁傳於小姐
一过浴行遂向刘將之幕

翠香閣掩嬌　大板橋作媒

此時小姐拆見父親書簡備陳獲罪下獄或陷不測之由蒙赦從軍遠向北
塞之奇且曰天威震疊無望全生而幸賴呂承相力救得一生於萬死德可

含珠恩合結草雖捐生殺身難報萬一不得已已許親事矣汝自兒時讀書学礼頗知義理須念母言父命軽重各異私情享恩大小不同毋如前者之固執即日攸家与呂生結親以副老夫懸望之情小姐与朱氏同唑傳観痛恨曰父親雖免大禍遠入危地一身憂慮之心何以堪遣朱氏言於小姐曰小姐与桂郎才皃相敵年紀亦同常以爲蒼蒼者天必有深意事乃大謬謬卒至於此人事之不可知者有如是耶且小姐与桂郎君雖有矢言卒不許身而父命既重私恩亦大暫行權道亦無不可昔崔鶯鶯王嬌娘彰行指節意有慚德而其生甚苑不与意中人同矣小姐之貞心潔潔行与青天爭高与白日爭光將順父命自求多福豈不快哉小姐長嘆曰庶母之言雖是父親方在死地而弱質無力未效木蘭之代行誠孝不篤莫追緹縈之上書方且自訟痛泣之不暇柳彿愬与人結親乎朱氏曰小姐之言宗合情理暫將送言於呂公子俾待老爺之還啟矣小姐言雖如此心則不耿而欲違桂生之盟則芙蓉之月依旧欲虧家之婚則父親之書在傍一自甫思度萬慮紛集莫知善処之道矣遂回册

泊於開封府東門外是夜輾轉不寐恨無脫身之策咄咄悵曰人生一死自古
皆有捐軀保信宗如自期而若自決於今日則非但事不明白亦將不利於父
親當留待父親回來以義諫之以死爭之若不得則誓以此時舍生取義以
謝桂兄矣旋又自念曰昔者芙蓉軒上与桂生結約之時欲以死生用盟之我
以申生喬娘事戒之而不許矣今事与心違更無可望前日之言可謂巧合矣
嗟呼桂兄之情何嘗与我異也我則尚有一弟桂兄孫子也必無為我不娶之
理除却此身則世上豈有堪爲桂兄之配者乎若使桂兄未得佳偶終無琴瑟
之樂則生者若何之異於死者乎又低首合眼細入思量忽得一計蹶然起坐曰
我未能以一死報桂生之恩非情之不篤也乃勢也昔管仲臨死不薦賢人後
之君子非之庶徐臨行薦諸葛孔明此宗千古美事男女恩義何殊於君臣之間乎
王清觀女道士所言女子未見其容貌而其姿色雖一半於畫中之像足爲當世之
絶色且其絶句亦非借述於他人者其才可佳矣誠得此人爲桂兄之匹則
庶幾堪爲桂生至誠之一端彼家豈肯因我一人之言而享甫許婚乎吾豈

計誠疎矣又思曰桂兄之行舟於江湖而路於道覌巧矣薛女之畫像適臨
於其日而桂兄之矚偶及於此々亦巧矣桂兄無情之作薛女有意而見仍以絶
句和題於其下此殆天意也我試於明日探其消息而若無牢定之処則當為
桂兄替行媒妁之任事雖不成將竭其力而尽其誠矣明日言於朱氏曰今若敀
家則呂生必挾父親之命藉承相之威逐日強迫急如風火如雖欲徐待父親之還
何可得也顧此薄命已與桂兄信誓睽違而恩義絶矣但其婚事因我差池
畢竟若得不合之配則急心不安姑且毋論母親精灵苟有所知亦必為之悲怜矣
曾聞貞玄之言薛氏女子才皃双全信斯言也無愧於為桂兄配也若為桂兄
定婚於彼則他日我雖敀呂家我心小安矣欲為此兩事稱有疾病暫留於此
地一以免呂家之強偪一以探薛女之動止而無可接着之所是可悶也朱氏
曰小姐反以桂官人婚事為念可謂厚矣小姐必欲留住於此則牛鳴之地有
便好之処先夫人臨終以蘭芝多有功勞許令々適人蘭芝為開封府富商
趙姓人妻而家計頗饒云帶來奴僕中必有知其家者矣小姐聞而大悦

問於家丁丁告蘭芝居生於大板橋之頭矣小姐與朱氏相詉許多奴僕送歸本家使朱氏寄書於賈氏曰小姐傷於行役未能前往不得已淹留於中路爲尋醫問藥之計呂家有問以此答之小姐與朱氏率奴僕數人至蘭芝之家蘭芝聞小姐之來倒履出門迎謁於轎前灑掃正堂以奉小姐叩頭而礼畢退與朱氏相對握膝交手討論舊情泣盡夫人眷恤之恩汪然下淚蘭芝跪問曰何甚事而辱臨陋地耶先生閭里榮溢門巷小婢恐福過而災生也小姐曰適有事故來到汝家我之來此愼勿傳播於人也蘭芝拜謝使其子女羅拜於前曰此皆先夫人厚德所及也小姐問曰義陽郡主宅汝其知之乎蘭芝告曰越彼大路則可見其園林矣小姐曰我聞其家有處女而方爲求婚云未知已有定處耶蘭芝曰小人常出入於其門下故習知之矣其小娘子姿色才品似我小姐而郡主及小姐酷好詩文擇婿以才與貌爲主雖有好文章非美容貌則不敢也雖有美容貌非好文章則不取也必得兩全者而後方欲許婚兩全之人豈易得哉郡主所患比來甚頻小姐婚事必欲速行拈出一題以試群才應製之人雲擾蜂鬧郡主親自考閱以

定優劣而庸技陋品豈逃於郡主之神鑑乎日閱千篇終無可意者尚未掄
揀云矣翁小姐聽畢徐徐曰彼欲考較其才我雖以桂兄為有李杜之才潘衛之
貌不見其詩文則必無許婚之心矣謂蘭芝曰汝須往郡主之宅覓題而來我
之留此切勿出口蘭芝唯唯而去大抵薛小姐名幽蘭自幼聰明英慧精通文史不
特其才秀色手容稀擅於皇天貴族之中也郡主無他子女只有小姐伋賓夫妻
慈愛甚篤欲得才貌如小姐者而為配求之列邑訪於諸宗亦通於梁王妹
大長公主廣選於京城才子而未之得矣伋賓下世三年倏過而幽蘭之
年已至二八矣郡主為幽蘭創一閣揭扁曰翠香閣其幽閒現麗不可名
狀郡主謂侍女等曰他日定婚當行禮於此閣矣嗟呼伋賓若在世以此閣
為題使操觚之徒各為賦詩就其中而擇其尤則擇婚之法無過於此而
今我即深宮之一寡婦也何以求天下之奇才乎郡主此言蓋偶然而發初
無深意而奴僕互相傳播達於遠近開封府城中少年艷小姐之姿色慕
郡主之富貴妄出非分之心徒勞無益之求賦翠香閣三字如大庭親策之題

或棲岩寺或接閭舍争巧鬪工累牘連章才拙者倩手於人露丐餘馥厚賂
蒼頭因緣投進奔迸雜還若試塲黃昏納卷之亂子也郡王与小姐一〻鑑別
分其等第其文非浮薄則俗非委靡則野眞其下里之唱也邯鄲之步也郡王
曰才難之歎古今同然何必責備於人乎擇取三篇置諸案上欲以其門戶
人物參互商量一點其二而陟其一小姐告於郡王曰此三篇雖似稍優而若老
伎談經書之義無一字活法生氣何足取也郡王笑曰秦少游宋之人自謂
若無蘇氏兄弟則當獨步於天下也吾之眼目高則他人之文不得不卑也非
此詩之卑也汝眼太高故也小姐自見桂生之後悅其自愛其詩自不能忘乎
中而不省其何許人也惟置於心目之中而已雖母女之間不敢發說於郡王私
遣乳母潛囑於女冠出其簇子掛於三清壁上以訪作詩者之姓名而終無
喜報小姐自此情〻切〻徒勞夢想而已
女子安展作序手　才相如弄求凰調
是日蘭芝承小姐之命詣義陽郡王宮中納名請謁徽問數晝夜玉侍無

差否郡主曰日氣頗冷舊病轉苦況且女兒婚事至今未定心焉如焚愈久
愈熾病人懷事安得安乎蘭芝對曰賤人曾聞娘〻閱一時才子之詩文欲
擇才郎許多篇什之中豈無一箇真才子乎郡主曰他郡則未知其有無
而顧此開封一府果無可觀之文矣前日請於大長公主求之於京師翰墨
之場而尚無所薦以此觀之則京城亦與此地無異矣蘭芝曰京城及此地
雖無能文之士天下至廣人才亦多安知夫遠方人物不勝於京城他郡才
華不陪於此地乎賤人之家前臨大路游学之人科場之士或因秣馬而留或
因寄宿而来者踵相接而肩相磨也若得所命之題揭於客堂則其中必
不無善題者也郡主乱手指翠香閣華扁曰此即題也備言其刱建之意蘭
芝記有於心即拜辭曰小姐座下恠未見謁後當乘隙更進矣的以郡主之言
白於小姐以翠香閣三字呈矣之荀小姐臨題一吟文思已如水湧雲出遂握筆
倣王子安滕王閣序構成一篇淨寫於華牋〻未書洛陽桂一枝以授蘭
芝曰明日汝須以此文納於郡主而若問其撰述之人須以桂家表兄答之

若問其行止汝答曰桂官人游学浙江方還河南中道有病調治於汝家可也
蘭芝當習教矣仍告曰桂官人方在何處而今日小姐為桂官人作媒抑有何意
郎小姐曰母親遺言汝亦參聞而事多魔戲素志不成我欲為桂兄薦此美
娘以酧平日之厚誼爾蘭芝細聞長喟曰天不助郎人不識郎嗟哉咄哉小姐
又謂曰桂兄去春必赴於河南鄉試而終無所聞恐桂處士或有病患而桂
兄不得離側不然桂兄必身有疾恙而不得來蘭芝對曰前者小人家客人
等披見鄉試榜眼小人偶爾見之則南京鄉試壯元桂一枝九字分明書塡而
桂相公必就試於河南故小人以為必有同名之人不復致疑矣今因小姐之言而方
大悟桂相公必入籍於南京魁於鄉試矣小姐大驚曰汝言不爽桂兄必寃捷
矣然必不以一時客游之故入籍於他郡想入於国子監仍以赴亂也即送人於集
肆買來各路榜眼則桂生果為第一於南京試矣小姐憂親頓釋喜形於色
習蘭芝擧其華牋往于郡主宅因侍婢通名郡主与小姐同坐召蘭芝入蘭芝
跪進其文郡主折封開箋問曰誰所作也蘭芝對曰姓名書於紙末顧娘々

先觀其文而後問其根派若其文無足可觀則其根派知之何用郡主笑曰汝言是
也遂牲手展見筆法飛動眩耀映人眸而奪人氣也郡主及小姐亦分驚動其序曰
銀潢濬源浸百世而流派玉牒衍慶序九親而分支大城星羅建諸宗而
肇業芳甸錯繡裂腴壤而疏彊粵惟梁国之雄藩寔是周家之近屬侯
邦啓籙樂千一之休明甥館卜賢秩百兩之盛禮陰洞炯露迎信陵之舊墟沁
水園田割汴京之新場貫括士委寵宗隆於銅山明珠斗量富可擅於金穴
吹簫向月鳳隨凰於璇霄鳴珮朝天馬如龍於香陌惜乎鬼猜之隨至居然
人事之已非寡鶴臨畵認旧伴而誤淚雌鸞對鏡吊孤影而自悲歌舞烟沉淒
涼綺羅之隊冠蓋雲散寂寞祭戟之門喉光坐之已消嘅緒業之誰主鄧
伯道之入地終無一男蔡中郎之傳家只有孤女柔仪有範清新咏絮之才秀色
呈姸窈窕羞花之態睠彼暈飛之殿閣晨也燕寢之悄懞翠翹玲瓏移
來支機之石彩椽昭耀斷盡連理之枝朱拱出雲影抱板橋之野碧尾貼日
鶯罷鸜鵒之棲綠陰低檻冉冉而斜暉芳林簇池冥冥而晚靄繡被金衿

帳月娥之孤栖西府瑤床跂天孫之双會屛間彩雀虛彈仅客之弧穀上金
鈴竟入何人之手一桂才非吐鳳志切屠龍自不踰人愧潘衛之風彩語未驚
世慕李杜之文章窓前六經詎憚三冬之苦泌上七子莫和千樹之詩鏡裡
花枝曾織春風之西海中波浪難捉明月之形大篇煌〻瞻紫府而矯首
華携翼〻望彩雲而翹心未登梁園之筵先題滕王閣序撰次而已工
拙何論

郡主一過吟咏一過稱贊曰此文清新俊逸字〻珠玉句〻錦繡誰家才子有此
奇才見其紙尾曰洛陽桂一枝郡主黙念曰洛陽距此開封府不遠与之結婚尤宜
便好更把華牋大讀一遍曰王子安一千年後始見此才雖不能高出於子安之
上亦可以鴈行也問於蘭英曰此人容貌妍醜如何其父家誰也汝其詳之蘭
英曰年少時為河南前侍郎宅侍婢侍郎友婿桂處士名冬榮即此郎父也
言其門戶則皆冠冕之大族也語其容貌則雖潘岳不能過也且此官人方
魁於南京鄉試來歲登第如反掌也郡主大笑曰南京壯元果是此人則吾

之擇婿只在於才與貌兩件而其才此可驗矣其貌汝既見之汝必不瞞吾矣
况見其文筆如見其貌更無可疑當年定矣又問曰年齒幾何蘭芝曰十八歲
矣郡主曰長女兒一歲矣心切快幸而命侍女滿酌金鍾以賞蘭芝時薛小姐
侍郡主在側雖無一言喜色溢於眉宇間小姐睨視其有曰文鏡裡花枝曾識
春風之面乃靜思曰此何顯有曾見画像之意得非玉清觀題詩之秀才乎其
時我雖不能詳見其人而尚依依然宛在睫間今若一見庶可卞矣而何可得也
乃改容斂衽告於郡主曰此文之妙實無對也母親之言亦可信矣猶不無可
疑者科場之規極其嚴截借述代作俱有罪罰国家猶不能禁抑此秀才
亦安知無此事也且男子貌如其心者絕少衛玠之神秀王衍之色美陳平之如
玉鄧通之如花艶則艶矣嬌則嬌矣而求其心則不如其貌何必面如傅粉唇
如珠朱方謂之美哉惟母親更加詳慎焉郡主惺悟曰我未之思也汝言當也
蘭芝曰小人目覩此郎操筆述文風檣陣馬不足以喩其疾也且座上無一人對座
者可保其無詐也自在洛陽多士無不推讓公卿無不稱道豈依様画葫蘆

顧影矜嬌之輕薄子比哉郡主言泣從特以吾事甚重矣寡婦之家雖無待客
之人吾欲一請親見其白而後方牢定矣蘭芝聞之心甚悶然強作而對曰是
亦不難但其秀才病勢頗重恐不能窮詣門下矣郡主曰雖然汝須傳此意
俾待差復可也蘭芝累度周旋亦涉殊常乃曰謹當如教矣即退啟以郡
主之言報于小姐小姐笑曰文可也身不可出也托辭牢拒果誠如何一陪悶縮不知
所爲此後郡主日送蒼頭問病勢之輕重蘭芝偈曰相公患候彌留方調治
於內房不得外人相接矣與於焉之間時月荏苒舊歲將盡矣郡主以婚事之遲
滯日夜悶惱曰桂郎之病想得差道而一向稱托終不出頭何也促催甚急
小姐自度曰相持已久彼疑轉深吾不一出事將不成必爲桂兄以覓此苦矣與
朱氏蘭芝相議送人於市上買役生取巾服最精潔者着之乘華轎亭
僕隷詣郡門前呈名帖郡主大喜迎見翠香閣十隊侍婢分立欄頭鋪
錦茵捲彩箔爇水檀沉香列殷紅瑤床一見可知其皇親貴介之富貴
也小姐進至簾外拱手拜再郡主答拜於簾內坐定氣目而見小悅若皇

初出於藍明珠始耀於滄海祥光龍之人瑞氣燭天郡主暗驚潛嘆曰吾上
豈有如此男子也是固幽蘭天定配也欣喜之極不能定坐使幽蘭乳媪傳
言曰前日聞有微恙而貴体不寧今有勿藥之喜多賀多賀荀小姐避席對曰
伏蒙貴主下念賤疾小愈而向來久在床褥累稽台命惶恐惶恐郡主曰前
者奉玩清製雖婦人暗劣之見亦知其為王子安後一人也荀小姐起拜曰褻
拙之文仰塵清鑑已不勝其榮且幸也而今日又荷感奬感愧深良郡主曰
先生一首又欲得見幸先生勿讓焉以春景為題韻則擇於翠香二字中
如何荀小姐暫讓旋止披箋指毫八文之頃製呈曰

若說仙凡兩渺茫何緣宋玉賦高堂來時八月靈槎水坐久三清桂樹香
屏影作開金孔雀池紋双浴紫元央笳吟古里梅花夢橫笛樓高正斷腸

郡主覽畢亟稱曰雖開天雅韻蔑以加矣但末句似有縕結之意未知先生有
甚懷抱耶荀小姐曰小生曾在洛陽与荀家表妹有結親之約指天而為定若
豈高矣意外見奪於權門佳緣莫保性命難全而纔荷貴主之恩愛有

若脈生羽翰身登青天此彼若桀到此相感念及前事情見于詩信所謂詩不可掩者也郡主曰先生可謂多情之人也密使侍婢送其彩箋於小姐時小姐從簾隙窺見新郎文章容貌兩全而及見此詩尤咋所望其喜可知矣薛小姐曾於玉清觀既見桂生一送秋波可卞其眞假而蓋當時瞥看過眼易忘難記且桂荀兩人形貌一樣是以薛小姐終未能分別而亦其清篇奪目麗什漾情神魂如荷上珠露搖蕩而不定故也

迫事勢不得已從命 露手脚故為此遁辭

頃之荀小姐請退郡主曰家無主人殊失待客之禮老婦誠不安矣第有稟議之事願先生小留於外堂及出使小姐乳母傳語曰亡人為小姐擇配甚廣而未有如桂郎者且老身多病奬保朝夕先生若不以門戶之寒微小女之陋劣為嫌速行納幣之禮毋令觖望也荀小姐答曰自知賤品不合高選而終以厚礼許以令愛榮耀極矣涯分過矣雖微品命不宜虛徐而但老父今在浙中未由稟告人倫大礼恐不可自專也郡主又復曰夫礼者有經有權經亦一道權亦一道以經合權古人不云乎惟先生更思而処之荀小姐潛思曰欲留於此地則蔵蹤之人不可久稽欲通於桂兄則數千里之程往復未易桂処士素有大度不拘小節若知我為表兄定婚則豈不以為快乎

對曰是事極知於礼不可而事已至於此勢不獲已親迎則當待父親之命納幣之役當奉
教權行矣又曰我以貧賤之士方在客中幣物宲難如礼當以此意告之乳母喜而入來而出
傳郡主之言曰婚姻論財有傷風教古人有以荊釵為幣者惟先生安意速行又
以郡主之言諭之曰村舍必多俎齬弊家客堂不甚陋惡若撒移行李來住於此則
凡事必皆穩便矣荀小姐對曰厚眷到此雖極感荷淹留是処於義無據恐不敢
承命矣郡主又復曰今則先生既非外客待老身何踈耶如以客堂為非便則有一
區花園距此稍遠而中有小軒亦頗精潔先生若移寓於此則供給之節老身欲窮
自當之矣荀小姐着男服久矣起居不安動靜有妨歸心如矢不可復遏且久留則
或恐手脚透露自取顛沛再三苦辭而郡主既已至誠挽止則一向違拒亦欠礼義以為
姑留數日托以急赴於會試脫身而則去瞻聆可掩蹤迹無痕豈不妙哉乃曰感留
至私情何論遂処於花園別堂潛通於朱氏使小叉鬟換着男服來侍小姐以供灑掃
之役荀小姐行中無非釵釧及金銀首飾等物而男子行橐不宜有婦人服飾一物不肯取
來而箱中所藏端州石硯一部白玉獅子硯滴一坐青玉筆床一部藏於髹漆函以為幣物

卜日備仪送於郡主宮中郡主見而大悅曰此物宜合於吾女兒也以給出蘭俾為日用之物
蘇小姐亦珍愛之時荀小姐既以筆硯為幣憮心自怜曰此硯吾兒時与桂兒共作文房
之用而今者忽為蘇家之物此萬物各有其主因緣皆在於天豈容分於其間哉
吾近來數月彷徨路上晝思夜度心勞意悴者皆以呂家之故也桂兒之緣庶
幾可成而不知我之前程終如何也思慮所及顏色慘惔不禁衣袂之盡濕也郡
主衰暮之年疾病彌留無日不呻而自定小姐婚事冒熱觸風受傷不小且荀小姐
衣服飲食及酬應接待之物必身自看檢不憚勞苦精神漸耗宿病添劇氣
息綿綴將不得撑過日月一家遑遑醫治之方靡不用極而終無分寸之效郡主深慮
又使小姐之姆傳語曰老身不幸死日將迫而女子他日仰望得人今雖入地豈有餘
憾但旦奄忽未覩威礼則天荒地老此恨難泯望先生速行親迎之礼以慰垂死之
荀小姐方欲托以科事斂迹而退猝聞此語大生恇惻雖欲阻搪計沒意慮但曰
貴主玉体平穿神明所扶可期無憂稍待蘇完復容許諾荀小姐所答雖甚宛
轉郡主本意必欲速行且巫卜皆言家間苟有喜事則病憂必當自消郡主

之意萬口難回荀小姐困於強偪不能自支乃自解曰當初定婚太遽既已納幣親
迎一節終若牢拒則終不能成說不得已代桂兄之身行奠鴈之禮徐觀事勢終當
抽身亦一策也對曰不告而娶古聖所戒而舍經從權在義不悖何敢自是迷見強
拂威教乎乳母入告於郡主郡主喜曰明日即正月初吉不必擇良辰以明日定行大礼可
也大小婚需一時皆辦翌日荀小姐仰具新郎粧束乘彩紅大轎笙簫鼓樂擁前後
後自花園至翠亭香閣行奠鴈礼與小姐交拜畢就寢房相揖定坐荀小姐作開
双眸見薛小姐婷婷嫋嫋艶態難狀玉清觀畫中之像猶未盡形容矣荀小姐自念
曰此真桂兄之配桂兄妻宮果無欠也若与此人同事桂兄豈非人間快活事也
嗟呼命与仇謀宿願已件誰言有志者事竟成乎我為桂兄竭力謀忠而事機輾
轉已至難処之境誠可笑也萬慮纏繞悒悒不樂而強作好顏宗非佯喜与薛
小姐共對酒饌終夕盡飲薛小姐睇視新郎自念於心曰婦女以色事人而今新郎
之嬌艶如此我若不觧文字為桂郎之妻豈不自愧於心乎是夜就床同寢寢
合歡之帳圍簇金之屏聯合衾并枕穩度良宵天明早起盥洗一双夫婦各肩接武

入侯起居於郡主拱璧之交暉也彩鳳之比翼異也郡主喜極揮淚而言曰隻影獨留於人世獲都今日之盛事悲喜交至無以爲懷他日入地足以有辭於儀賓雖今夕就死豈不快哉又嗚咽曰惜乎儀賓若在嘉悅之心當一倍於吾矣遠近宗族多小侍媵無不交口稱頌上手慰賀矣大抵人之疾病由氣而發壅塞則添重疏暢則小愈郡主自經小姐婚事滯思疏而和氣發危喘更續枯形漸復病勢日益差减宛如平夕家中莫不歸福於新郎而巫卜之說亦不誣矣荀小姐意益排啟如坐針氊而成親數日遽爾告別非徒不忍於人情拜辭郡主亦甚缺然且與桂生相離以來詩文無可與相議者自怜失侶之鴈每羨求友之鶯踽踽倀倀一身無依加以婚事緯纏身世悲涼撫迹興悼顧影潛嗟況憂未紓好懷莫解而況親庭消息又隔矢石之間呂家惡緣難逃網羅之中一念皎皎千愁惙惙畏約之心靄穰之恨實無以自遣而薛小姐星眸月頰對之則忘憂蕙心蘭情接之則起敬論詩則眼空千古語事則智周萬物雖無伉儷之義亦有朋友之情繡帷香閨寢處與共月夕花晨佳句相酬暫偷一時之閑頓忘久客苦之若莊周夢化爲蝶栩栩然

飛而不知其屬也一日二日遷就於決情之所在勢固然矣雖然男女相反陰陽
自別鸚鵡雖能人語而不離鳥也獼猴雖假人形而終是猿也不可蔽人耳而
掩人目也初則一家以郡主所患蒼黃擾攘未及覺察故荀小姐得免他人
之疑而蓋男女之間大慾雖存情誼未熟面目猶生則猶不無廉恥之心
愧怯之態矣及其同寢之後共飡之久則自然有歡昵之私固人情也荀小
姐雖工於掩迹巧於迷人傍觀之惑烏可免乎右左侍婢微察氣色晝則雖
如情密之夫婦夜則還似分疎之主客薛小姐乳母不能無疑於心密問於床下
使喚之小丫鬟曰吾小姐與新郎就床之後有何言語耶丫鬟曰相公與小姐
日〻相對共吐文談而上床之後雖未知其所寢與否別無酬酢之說話矣乳母
憂疑轉切以此意密告於郡主〻〻大驚曰觀渠兩間或微之色似有相愛之至
情而汝言如此極可慘也桂郎氣質清弱得非有疾病耶即招小姐屏侍人
以乳母之言詰之且曰情莫大於母女親莫重於母女汝設有難言之事毋隱于
我也小姐兩臉微紅不敢仰對良久始出如縷之聲曰姆言是也郡主駭懼曰吳婦

之情始雖縝密而終不可信也桂郎然甫之初猶尚如此百年偕老何望也耶小姐曰桂郎之情果似鄭重而不知其間有何故也郡主曰然則吾未可以善辭婉語試探其意耶小姐曰此非可問之事何敢開口乎郡主曰夫妻之間雖有甚於此者何嫌之有小姐曰母雖見命入地亦不敢辭當觀勢試之甫是日之夜兩人對坐薛小姐含語不吐凝思如癡忽開硯濡毫細寫絶句一首於小牋即低首不言如不自容荀小姐心竊怪之轉身就見其詩曰

月暗香消午夜鍾元央相並睡花叢朝來究轉粧臺側一點依然臂上紅

荀小姐吟咏頗久一以為可笑一以為切悶即步其韻書於紙尾其詩曰

秉燭留連到曉鍾病來無意賞芳叢東君待我重來約莫遣狂風罷軟紅

荀小姐巧飾好語而言曰娘之致疑固其宜也我之本情别無他意當初必欲而示告家親後成礼矣岳母於病中命之曰我欲速行大礼者欲以托孤兒之身亦欲以保寡婦之門戶也非出於兒女之私情也蓋其所望者重所慮者深尊命不可違越感意不可孤負不得不黽勉成婚而顧今日之氣念宗祀專輒之罪甚矣人子

之道自省于心有靦其面舍大義而強行親事盖循從權之命也与娘子不同寢
席欲表不安之心也其情義之薄兒愛之踈乎此外亦有別樣懷抱娘子後當
知矣薛小姐對曰母親過慮令我微探故不得以詩句躲意而令人羞愧直欲死
耳顧郎君俯察為母之故曲諒非我之失勿以妾之過濫為罪是所望也語罷躕
躇不能起久而後入告此意於郡主、、曰桂郎所執者礼也所托者義也不可強謂
之外餙然少年夫婦當夜各寢吾恐其情義之淺也小姐曰桂郎又云此外又有隱
懷不肯吐說此言必是托辭也郡主驚曰恠哉有何可諱之事而夫婦之間隱而不
發耶秉機一問未為不可也小姐曰桂郎當時對人言笑自若獨處則徃徃惆悵時時咄
嘆有若不勝其憂愁者矣人跡近前則輒改容藏悲強出和色其中淺深未
易窺也小女之意當初桂郎詩中橫笛樓高正斷腸者有無限思人之意或恐
因此而然也郡主方悟曰我固忘也若然則汝之前程尤可慮也小姐曰雖然
雖如彼徐觀前頭則可知矣
冷伉儷灑血涕淚　生面目争真姓名

荀小姐此後踪跡難便去留俱碍而事端將露狼狽可慮過數日後告於郡
主曰會試已迫將欲観光矣郡主曰此去京城不甚相遠雖徐行亦未晩矣荀小
姐曰入京之後當備科場凡具今雖發行亦恐太緩遇試後當即回還矣郡主亦
日望桂生得志也故不爲强留路費留資及場屋諸需一齊備給且命家丁十餘
人使之陪往荀小姐曰鞍馬搶頓不如舟楫之便捷欲取水路而去不必多人且帶
來奴僕足供使令何必多率騶奴僕被人指點郡主累勸而荀小姐固讓郡之
遂告辭於郡主〻悵然揮涙曰自得賢郎慰此老懐卽今遠行奈此別意何
春園大捷指日可期賢郎插花早做使門闌生色也荀小姐俯首而聽退歸於寢
室与薛小姐相別薛小姐新婚之餘遠別之情不可。言語以形容荀小姐自念一別太
遽再合無緣身如珍毛彩羽未知竟入於誰家籠中悲死生之永訣愴音容之將
阻芳魂暗消柔腸寸斷不覺嗚咽之聲自出於邑也遂把玉手曰人事未盡科第
難望而既忝發解不容中廢茲与娘子作此遠別情不自抑涙亦自隨古人所謂
丈夫非無涙不灑離別間者誠虛語也薛小姐掩涕而對曰遠渉江湖請加湌飯

荀小姐留別蔣小姐劉蘭芷之家与朱氏説尽向來經過之事改着女服將欲移歸蘭芷跪
奏曰小姐作此一場戲事他日郡主若有所問將何以對之乎荀小姐曰事多㥦惚我未
及思也即書兩札付授蘭芷曰郡主尋我不得必詰於汝汝須以此書納之与朱氏
共舟河南李家此時呂生得其父書有曰荀侍郎為之許婚汝自擇吉行礼呂生
大喜使家人往探荀小姐消息家人還報曰荀小姐已向皇都矣俄聞荀小姐移於中路
見侍郎之書簡還歸李家矣呂生方欲卜日已報之而已又傳言荀小姐病滯中
路未及還矣呂。旋切憂疑告聞姐之還來而未得的報恐小姐出變詐之計日夜
深念遂走家丁探問於沿江道路舟人等皆曰荀侍郎宅內行方欲調病淹留於
開封府城中矣呂家蒼頭轉向府中遍求廣詢而終未得尋踪還報呂生呂生
大怒叱退蒼頭更欲急送他僕忽聞荀小姐已還矣呂生喜不自勝遂擇吉
日使張婆傳於荀家小姐聞張婆之到門使侍兒召之張婆拜謁於堂下仍
告呂家擇日送单之意小姐徐答曰呂承相及吾家叩親皆在遠地呂公子以為更
有何人可主婚事而擇吉如是促迫耶張婆對曰承相与老爺曾已定婚通於令

使即行礼故公子日望小姐之還做老爺亦豈無書於小姐乎荀小姐對曰父親書中雖累及此意而父親方在死生之境來頭之事未可逆料小女恨不能以身代之方為涕泣度日欲以一死報生我之恩人子至情何暇念及於婚事乎父親罪名未盡伸雪則雖過十年決不可從也語畢神色凜然張婆倩知其無可奈何敬報呂生呂生極為悶然而計無所出使多辯之媒婆或脅之以勢或懇之以誠而荀小姐終始堅守不動声色斥之甚截揮之甚確呂生計窮辭竭莫知所為奉書於其父惟望速得侍郎之還朝矣時桂生雖同父偕入於国子監自七月免捷之後荀家消息如隔弱水心緒繞結不可以解復請京師之行山人曰今汝往河南自河南轉向京城則可惜之光陰當虛送於路上矣會試科工何時可做汝之文章雖有才情尚欠純熟且徒特小才不習科業即汝父之所以敗着也汝須以乃父為戒專其意真業然於深山靜寺或讀經史或習詩賦一鳴驚人豈非大丈夫之事乎近觀汝神思怱怱氣色淒淒若有係着之処是必荀家女子之故也荀侍郎本無識見且多俗態自當初大嫌吾家之貧寠不遵亡室之遺言況与呂相約婚乎久豈肯舍承相

之富而取寒士之貧哉笱家之好緣雖絶書中之玉女可得汝須慎旃無失身名
桂生承此訓誨何敢不從自此勉自寬抑安心讀書只自對案傷神掩卷流涕
屯邑轉頭之間新春已届桂生正欲收拾行裝將向京師適會魏公移拜兵部尚書
馹召甚急魏公欲與山人同行山人曰吾老矣無復有斯世之念退守樊廬乃分
宜而非但與之分路情所不忍且與兒子偕往則必絶望於故鄉而專心於科業矣
三人一時西行及至洛下山人僑居於城中遂送一枝於近京山寺使之温繹旧業、
矣而已入塲較芸桂生三塲之作皆點朱衣之頭榜出爲第三名聲華藉甚
時義陽郡主欲知婿郎之得失命送蒼頭探其的報薛小姐付一封書簡數
襲春衣俾令刻日回來蒼頭入京科榜已出矣歷遍街巷訪一枝所在人曰桂
老爺才已登第汝何以相公呼之耶蒼頭知桂生之決科大笑曰桂老爺即我
主人之婿郎其依幕在於何処耶其人曰方住於朝陽門内第三街頭矣因指
示其家蒼頭呼門童而語之曰我即開封府郡主宅奴子也須速入告於桂
老爺門童不知其何許人即告桂生桂生曰其人必尋他人而誤到於此也第更

閭之門童出言於蒼頭曰吾桂老爺於開封府本無相識之人必有與吾老爺同名者而汝誤訪之也蒼頭曰老爺姓名即桂一枝耶門童曰然矣蒼頭曰桂一枝老爺即吾主郎主娘娘之婿郎豈有誤訪之理乎門童笑曰吾老爺尚未娶室信有同名之人也蒼頭又曰吾桂老爺本以洛陽之人去年爲南京鄉試壯元正月爲吾主人宅婿郎而要見會試頃入京師汝何以曰誤來耶門童聞其言皆有條理殊以爲恠以蒼頭之言告於桂生桂生父子一時大笑曰此必狂人蒼頭立於門外聞其笑声心甚悶鬱討而高声曰吾小姐所送書簡衣服皆在於此伏望桂老爺暫時出來桂生聞封書衣服之說又撫掌而笑欲見其狂人狀貌而出時日將曛黑不能卞人之容且桂生面目本与荀小姐一般蒼頭趨進拜謁奉納一封書曰此小姐之札也桂生曰我曾不見汝汝不知我而爲如此可嘆之狀何也蒼頭仰面詳視大驚退立曰其人果誤指也此老爺寔與吾家相公彷彿日若愈昏則不可卞矣仍伏地曰敢問洛陽桂一枝相公下処在何處耶桂生曰我固是也蒼頭掉頭曰老爺無欺我也老爺雖似吾家相公小人豈不能解見乎即出門而去又遍訪桂生依幕行路之人無指示而千人一言萬口一談

皆渠所到之家也蒼頭終不覺語狂馳疾走正如蠱孤之人中夜突奔於棘林山
谷之間冒夜顛蹬心疲足蹶而莫追其形影待曉還故此時北夷充斥侵掠过頭
天子憂之將擬出師以魏公爲大將往討之魏公受命總戎又欲与山人偕往而恐山人不
肯躬來而懇山人〻〻遂諾魏公大喜同出北塞山人累建奇策大破胡騎斬萬餘
級所獲牛馬駝騾軍資兵器無數胡兵奔走救死且遇刘都督大軍追襲大擊虜
獲甚多兩路軍務奏捷書天子嘉之以魏公首功進拜太子太傅刘都督以下諸將以
次論賞呂承相奏曰尚書王国臣侍郎荀景華以白衣從軍俱有勲劳仍旧録用
以功他人天子許之即下詔各除本職一級荀公亦拜光祿卿随諸將士同時還朝天
子召見魏公親褒大功魏尚書帖席奏曰此国家之福諸臣之力小臣何焉臣之親
友桂冬榮即河南人也有文章多智略臣引爲參謀資其妙筭累破賊陣終
成大捷臣不敢掩人之功謹具奏達矣天子曰使抱才之人虛老於草野此有司之
過也詔吏部除清要之職吏部即拜監察御史山人曰我本無意於功名旣得於
青雲奔走薄宦亦足羞也上表累辭言甚切至天子嘉其恬退之節許遞其

戝名侖加優賞以酬其功時荀公入京謝恩來見山人賀其父子俱享顯栄且見
呂承相謝前後力救之恩承相曰皆出聖恩安用私謝且公北征之時幸許結婚
即適於小子使之成礼小子以此意報於令姐則令姐曰父親方冒危遠邁人子之情
敢言婚媾之樂事乎堅執不從小子欲就議於老夫方在膝下今公既還朝而小
子年方十九令姐亦過二八惟公速定婚而毋失芳時荀公曰小生其時亦走書於小兒使
即成礼矣不用父命終始固讓寔未之臆也今公子方侍相公之側亟來小女行礼於
京第則尤好矣承相曰尊言可矣荀公還家即裁書於小姐使与朱氏上來時荀
小姐聞桂生之大捷及荀公之還朝一幸一喜深用自慰即修兩書侖家僮送之矣
俄見父親之書方欲作行々未發適患小恙姑待差復矣

發書緘似梦新覚　鷹棲崗以德報恩

一日荀公官閑無事邀山人父子進酒饌話情素荀公見一枝容貌豊艶前比愈
美氣度不凡風彩襲人時啓如砂之唇以吐懸河之辯言如貫珠響如叩玉誠穎悟超
詣之才早歲占科將成大器荀公一倍歡愛恨不結婚不勝悔懊之心矣會家人進封

書曰家丁自河南至矣荀公受以折之有三四張書三札則荀公自見一札則攝置座
傍覽畢回見則其一札則納於桂山人老叔座下荀公即傳與桂山人〻折見其書曰
小姪荀纖素百拜頓首謹上于老叔父桂処士喦下一别尊顏歲月累換瞻慕之
誠欲言則長伏聞表兄大捷荆圍榮耀燁烁此天之所以報施於叔父也門闌之
慶行路亦称而涯角遼夐末由献賀下懷悵觖何可勝達小姪夙蒙大人
教篤之恩義篤師弟情同父母所望者此身他日或有報德之路矣小姪誠
微爾薄事不如意此神明降罰于妾身也言之何補怨之何益然小姪嘗
過同封府偶聞薛仅賔女子之淑美欲表兄為之作媒遲留累日密問細
探則其女子之姿色德行而世所罕有事當禀誥於大人而往復數千里之除必
為疾足者所得故小姪不得已着男子之衣服借表兄之姓名既經納幣之
仅又行合巹之礼萬一薛家女子有一毫未尽之欠則小姪雖被濫僞孟浪之責
而亦所甘心矣盖欲以酬大人之德而答表兄之情也薛女若侍大人膝下獲蒙撫
愛之私則小姪死無憾矣惟大人爾送媒妁亟成大礼拜謁之期益緲〻然惟灑

血泪而已春寒々不啟千萬保重
山人見畢嗟嘆曰我只知織素才貌之超去而已豈知其義氣高出於丈夫乎
与荀公一枝同覽而荀公亦嘆不已恨一枝微々泪滴嘿無一語山人曰薛女才色雖
下人一等姪女一端厚意宲不可辜況姪女之慧心英聆決不誤見以此言之
薛女必与荀姪無异吾兒雖与織素未成佳緣亦可得美配矣然姪女之情
事殊可憐也仍嘘唏數声荀公頗有不平之心不能成酬酢之語矣山人忽然怡
咲曰前者有一介蒼頭自称開封府鄒主宅奴子尋其主人婿郎誤到於吾家
吾為狂易之人矣今見姪女之書果苗有脉也一枝曰小子當時見其蒼頭言語氣
止非病風之人也是日三人歡意遂阻急撤杯盘山人父子別荀公而來中途遇魏尚
書魏公曰我正欲訪兄矣遂並轡來到山人之寓坐定魏公曰曾在浙中為令郎
語表弟家婚事兄言當觀荀家之形勢而可否矣今聞荀家之婚已屬於他斎
是約兄欲踐之耶山人曰小弟方欲躬造門下仰請婚事矣忽有意外之人為之納幣於意
外之家已久先生盛教恐未仰副矣魏公愕然曰兄若与荀家結婚則弟宜無言不然

兄何負約如是容易耶山人曰此間大有異事非小弟之無信也先生覧此則可知矣仍自袖中出一紙書以献於魏公曰荀家女子有此至誠其言何可不從乎魏公未及尽見輒有驚疑之色俄又大笑曰桂兄以吾表弟為誰耶即開封府薛仅實也荀家婆子偶於行路中聞侄女之秀美能為如此之作偏耶荀娘可謂女中丈夫也山人聞魏公之言益喜之此時薛家蒼頭未及回還而郡主得見會試榜眼則女婿桂一枝為第三名矣喜氣滿家歡声動地郡主小姐之慶已不可言而親戚村閭之献賀者亦盈門哉路矣而已蒼頭至歷來入京時所為顛末一一擄陳郡主大驚曰果是真的則新及第桂一枝非吾家婿郎也天下固多同名之人但㽵一河南府豈有兩桂一枝乎且南京鄉試豈有兩壯元乎汝必錯認而來蒼頭曰小人不惟往問於桂相公依幕長安城中無数里巷何処不到何家不問而有口者皆説一老爺有手者皆指一依幕小矣郡主大疑半餉深思曰桂郎頃在吾家之時氣色異常無乃富貴之後猝生不美之心將欲[illegible]佯若不知乎其間豈有如是薄行之人乎蒼頭又告曰小人見其相公与桂相公[illegible]彿矣郡主曰若然則彼此兩人中必有假名借形藏蹤匿影者矣必桂郎欲

永棄吾女敢以自家之身詐冒他人之形故出面目以見於倉頭也細絳深惟不得模
捉小姐潛度曰桂郎斷非假名　人之輩也此事必有難測之端久則可知矣郡主忽
悟曰桂郎婚事卒因趙家老婆而成之指問則自可立下矣命即召蘭芝〻〻來謁方
欲說前後曲折矣蘭芝曰此有一封書簡娘〻下覽則可知其首末矣自懷中放手書
以進郡主拆見其書曰

門下得罪人荀織素謹齋沐百拜冒危抱羞謹上於郡主娘〻座下小妾織素
本侍郎荀景華之女也亡母生時小妾婚事定於同鄉桂處士子一枝〻〻即小妾之表兄也
平生自知為桂家之婦矣小妾身命太畸慈母棄世人事亦隨以大變為權門所
副父親不得已許婚此宿緣淺而魔妖戲也小妾何敢有怨天之心乎然小妾自
幼學書於桂處士教訓之恩同怙恃且與表兄同事筆硯相得於文字間而
若莫逆交也今者雖不得以身事之報恩之心日夜耿〻矣小妾頃日偶過玉淸觀
館聞小姐幽閑之德秀麗之容欲為表兄替作媒妁蓋昔徐元直將赴曹軍
薦臥龍於昭烈君臣男女其義雖殊若其盡誠而報心豈異哉初意欲則躬

進門下為薦桂兄矣旋聞娘〻必欲觀試文章以之進退敢以庸不代綴荒詞不意娘〻幸垂分外之嘉奬若曰此而得蒙門郎之諾則宰定即退是所自期而娘娘又欲親見容皃事誠迫矣路轉窮矣乃敢以綺紈之質冒書生之冠服以閨閤之跡借桂兄之姓名忝入門館厚被眷礼同以由小成大自淺入深心跡狼狽事機支悟夫豈樂為是哉誠出不獲已矣每一念及令人毛骨悚而愧汗添出小妾雖有斯罔之罪娘〻若寬假不録其過則而小妾當以一言為娘〻拚賀奇則表兄桂一枝累代華閥芸苑奇才以曹植之文章兼潘衛之秀皃謙恭其志也偃閒其德也誠夢錦之才士如也玉之君子也異日若不得壯元探花者未踏金馬玉堂小妾當抉眼以謝不知人之罪也娘〻雖求於天下不必有賢於此者以此言之則小妾此氣不獨為表兄而已况小姐既與桂生不期而相見無心而唱和上帝之意未必在於其間是豈人媒之所可為哉小妾若以此意報於桂兄父子則小妾之言彼豈不信也他時桂兄自致青雲小姐坐享富貴膺百年無疆之福樂三生不盡之緣也幸毋忘媒之功焉妁嗟呼薄命之妾危若弱綿

此身雖欲更拜於娘娘及小姐何可易也回望秦樓如在天上數月見愛一夢依俙
臨牋泪落不知所云

郡主覽其書惆悵色沮蘭芝伏地謝曰小人不敢違荀小姐之命未能直告惟娘娘生死之郡主曰此非汝之罪也汝須安心更把其書詳見一遍亟加嘆咄曰雖古之節俠何以過此然欺人何其太甚耶顧問於小姐曰荀氏書中所謂不期相見無心唱和等說何謂也此時薛小姐方寸憒乱若墜深坑久而對曰此言是也去春小女往于玉清之時前尊与一書生相詰故小女偶見其人矣貞玄言其書生題詩於小女畫像簇子而去矣小女偶次其韻題其尾矣郡主曰汝既見桂郎則荀与桂何以不示乎小娼誠粧矣其容色甚酷似荀氏其序文中有曾見小女畫像之語故小女信之不疑也郡主曰既往之事雖悔曷追桂生既已登第且其容皃無異於荀氏云若然則誠佳士矣何所取於寡婦之家而欲与之結婚乎前日荀氏之弊有不足憑也此事將何以処之耶蘭芝曰娘娘無慮焉荀小姐為桂相公之誠可質於天地鬼神桂処士豈不為之感動而有所持難乎此婚事可無憂矣郡主聞此言心神稍定似有和平之色

蘭芝又出一封小紙納於薛小姐曰使小人敬納矣薛小姐開見則非書札細書絶句一
首於其下曰小妹荀纖素頓首再拜云矣詩曰
嶺外寒梅不及春自甘零落委黃原東風院裡梨花夢當續南枝已斷竟
薛小姐見罷柳眉作顰玉筋迸落嗚咽而言曰悲哉荀小姐之情也義氣如此容皃如此
而以貞信之節包哀怨之情以小女意言之見荀氏不必托身於栦門而自損其身以
表其志問於蘭芝曰荀氏書中略示其槩而桂家之約何以指之栦貴之門何所指也汝
其詳言以解我疑蘭芝備陳前後曲折且告曰所謂栦門即當朝呂承相也郡
主曰呂承相栦勢誠可惧也而荀侍郎以如許之女子欲賣於富貴之家不思之甚
矣薛小姐泯嘿端坐若有所思者矣告於郡主曰小女兒時陪母親而往于皇都時
見有年弱公主未知無恙否郡主曰其公主昭德宮萬貴妃出也去年以公主之長
成正當下嫁之時方大起宮闕求異花奇草於外方故吾梁府亦輦送恠石
及牧丹汝未之知耶小姐曰此宮果為此公主而作也想其年歲不及小女必未及下
嫁也郡主曰年歲則可合於下嫁而自国家別擇駙馬則此開封府年少子弟亦必揀選

豈無所聞耶小姐曰小女有一事欲訴於母親矣郡主曰何事耶小姐曰荀氏明慧之心志
卓犖之義氣令人誠服清新之文章艷潔之容皃在古亦罕有而其窮迫之蹤悲
悶之情言之於悒見此人之危急而不思拯救之道則豈非荀氏之罪人乎小女將向京覽
大長公主面借一言之力拔出荀氏之身欲与香眉共事桂生矣郡主曰汝言雖好將以
何策救荀氏乎小姐曰小女欲往說公主如此、、矣郡主曰汝以義氣爲重母於汝者
爲世俗之言難矣是亦慈愛之情也荀氏之才与貌非他人所及且与桂生結死生之盟情
義本不尋常汝欲与彼同事一人恐不利於汝也小姐曰小女見荀氏其人最重義俠必
不忘人之見小女若成此計則荀氏必欲爲小女一死豈有爭寵色妬之心哉郡主曰汝意
若此吾固不塞汝以女子之身難作千里之行以書通意未爲不可小姐曰此事不可
以書札面之且小緩則計不成矣欲以明日發行郡主曰雖得公主之快諾安知貴妃
之必從乎恐汝之徒費心力事不成矣小姐曰惟力所及盡心爲之成敗非所論也雖未
成功此心可質於神祇郡主大亦嘉小姐之誠款餙車馬選徒隸送小姐入京師
薛小姐星夜催行至大長公主之第使閽者通之公主聞薛小姐至驚曰聞方且訟

婚矣曰何緊事而作此遠行耶即命宮女迎入小姐々々礼拜如仪跪以郡主之言
問候於公主々々賜坐々其側曰不相見已累春秋矣只有思想而已矣汝既長成容
貌最美足以老慰人之懷也汝之老親平安否汝曰何事遠來耶小姐曰老母喪慽
之餘疾病甚苦而幸蒙娘々之軫念姑此保全小兒來此盖曰有事而惟望娘
娘之宣力而成就之公主曰所幹何事耶小姐抱荀小姐事陳其首尾且曰救荀氏
之命副小女之願都在於娘々之一言伏望娘々積善而已公主嘖々嗟嘆曰奇哉
是事々々荀氏方遇屯難之厄而小兒欲以大義救之小兒之高義尤不可量也
然我以何言能救荀耶氏小姐曰娘々若肯諾則如此々々何如公主大稱曰汝非
但有高義智計亦過人也今月二十七日即昭德宮萬貴妃生辰我當入闕與宴
得失間當以汝言試之矣曰留小姐於宮中至其日與皇親國戚同入大內獻
賀於貴妃各有所賚珍宝美饌矣大長公主即皇帝姑母尊貴無二且其
聰明膺知無所不達皇帝益敬信之萬貴妃謝曰賤降之日貴主忘勞辱臨
且遺厚幣寔切感激公主曰每欲入來敬修起居礼於皇上無拜尊顏而老

身多病若無情者耿尋常悵恨而已貴妃曰欲以書札徽誠者久々矣近聞皇上長在末宮中賤身晝夜侍側自甭無暇有討莫遂矣皇上自數日罕復出臨外殿慶幸罔極公主曰皇太子不幸之後迄無續電之祥耶貴妃曰賤質有病年既衰遲更無可望而只有一女才已成長氣質本來清弱日者亦稱有厄故方出居西苑不得源々相見矣公主曰一国臣民之喁望只在娘々林夢蘭之慶身上設有小々疾恙皇天祖宗必垂嘿佑豈終無誕育之慶耶翁主吉礼定於誰家耶貴妃曰姑無定処欲得似渠之佳配矣公主曰偏荷娘々眷愛誠固不淺茲有一言欲陳而未知娘々之意如何耳貴妃曰貴主何以出此言耶毋論事之大小言之淺深惟望明教也公主乃白皇上春秋已高疾病頻頻娘々且無皇子只有翁主一人而已愚意則翁主吉礼必擇定於群臣中尊重之家則似合似宜矣貴妃大覺謝而對曰貴主之言誠如金石當白於皇上揀選勲臣外戚之门矣公主曰此言可笑勲臣爵位雖高不得秉政於朝廷外戚徒享富貴而已不足以重娘々毋女矣愚意則當今天子之所信任百官之所畏服莫

如呂承相〻有一子而年未及於弱冠其為人聰達俊秀當世一人娘〻若與呂家結婚則雖天地翻覆當高枕而無憂矣貴妃大悟於心而起謝曰貴主一言能開茅塞之心感激宗保謹奉教矣是夜貴妃以欲與呂家結親之意奏於皇上帝曰朕意亦如此後日當下諭於呂相矣

合巹宴才良三團圓、探花郎紅白兩奇絶

大長公主知貴妃之已受皇上快諾之言還歸宮中言於小姐〻〻僕〻拜謝辭小姐所願既成方欲辭歸公主曰久睽之餘幸得相會而汝行甚忙我懷如何以姑留之意書報於汝母親乍留吾家以慰岑寂小姐承命與公主各修書簡曉送蒼頭此時崔小姐病勢已差與朱氏同行至開封府忽憶舊事悠然有感傷之意欲一見郡主及薛小姐以謝前日之罪歷入蘭芝之家問曰近間郡主及薛小姐皆無恙而我之書札其時即傳致否蘭芝以小姐去後事悉告於小姐且曰郡主平安小姐曾往京師云而莫知何事而遠行矣小姐曰薛小姐上京之由汝雖不知而但桂兄婚事郡主將欲何以處之耶蘭芝曰當初我小姐

冒稱桂官人時特一書生也郡主尚且撫愛之不暇況今桂官人已作貴人豈不喜哉
但以未知桂官人之意為心慮矣小姐曰我之來此欲見薛小姐而告別矣小姐雖不在家
可不往拜於郡主汝須先往報我之來蘭芝受命即往告于郡主郡主聞鄭小姐來
大喜先送宮女問其安否且傳掃席企待之意小姐即至郡主宅前小住閭舍
使侍婢稟於郡主。小妾曰於門下多有得罪之事赦其罪則以客禮入謁不
赦則當負荊而請罪矣郡主使宮女傳語曰此何言也惟望速臨小姐不念累
度稱罪郡主使宮女送言曰此宗禮外之事何如是固讓耶即賜光臨毋孤
懸懸之望鄭小姐遂以子侄禮見於郡主避席俯伏而重謝欺瞞之罪郡主答
謝曰寡居之人無所見聞每恐不謹甥館之選誤郄女兒之身矣幸賴小姐
之智謀庶幾与新貴結親老身方且感稱小女之大見此豈為小姐之罪哉第
未知桂家婚事果無可慮者乎小姐曰娘娘無用過慮小妾曾以此事通於桂處士處士
極其歡喜桂生之意亦与處士同而尚未及下未成禮者蓋由待殿試也郡主
聞積慮頓釋心肝始豁然矣鄭小姐曰小妾与小姐將為永訣固欲一別而來矣

小姐何事而作遠地之行耶郡主曰小女入京之事姑且置之娘子此行得非
爲覲親乎荀小姐曰然郡主曰小姐所留之札与小女同着景小姐之尚義悲小
姐之失所母女相對爲之酸辛矣覲親之外抑别有他事乎荀小姐嚬蹙曰以
有他事小妾之命如朝露矣空言無補惟娘々更無提起也小妾与小姐同
処者半月矣知己之情有愈於骨肉矣更未相見將作永訣終身之恨更
無可觧之日矣涙垂言前荓裙尽湿郡主亦不勝悲哀曰小女思娘子之心
亦如娘子之思小女也小女謂我曰若与荀娘子同事一人則平生可無未尽之
恨不審娘子之情亦如此否荀小姐長嘆曰此事亦小妾寤寐所願而小妾之
身命不与小姐矣同比之於花或有飛落於錦筵者或有飄粘於泥土者人之
苦樂榮辱亦如此矣爲之柰何郡主曰娘々設婚之家有大冨貴大栅勢豈可比
於泥土乎荀小姐曰小妾薄福恐不得享其冨貴矣郡主曰娘々之心雖与小女相
同我亦思之卓文君不容於茂陵之女而吟成白頭君夫人一見邢夫人而至於涕泣
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大抵一家兩人同事一人者不小始則何嘗有期於嫉妬而

終爲閨閤之内劒戟森列衽席之上戈矛各竪而丈夫恩情未必長留於一処纖芥之怨轉成讎寃怱匆之情漸至全疎豈不信哉古人有言曰二女同居其心不一斯言誠然矣荀小姐曰貴主之論知世俗女子之情曲尽無餘蘊矣若非脫俗超世之女子不可以尋常矩律論之也娥皇女英生而共事大舜死而同死蒼梧至今斑竹之上斑斑有二妃之淚痕此何以与文君邢尹並論哉郡主曰娘娘之達論足使人意暢而心豁矣昨日家丁自小姐処來到傳書其中娘娘有可觀說話娘娘欲見否荀小姐曰小姐容顔既未得見若見其手迹則足瀉憶慕之懷也郡主自函中出一書以授小姐小姐見之則其槩曰公主娘娘爲小女親入大内而掉三寸舌開陳利害悟貴妃之意受皇上之諾以救荀氏之危急以成小女之情願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者過信矣其餘貴主安穿之言公主挽留之意也荀小姐再三閱覽莫知其由告于郡主曰薛娘子書中有爲救小妾之言而小妾愚闇終未解得伏望娘娘詔之郡主曰此言可賀於娘子娘子安坐詳聞我言小女頃見娘子抵老身之書嗚嗚咽咽悲不自勝以爲我不忍猶事桂郎矣即入

皇都見大長公主以如此等說、萬貴妃皇上之意既已牢定分付朝廷
卜行嘉礼不過爲次第乳行之事也豈非向娘子可賀之者乎荀小姐聽
未半淚下如雨不成語音良久乃起再拜而謝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娘、与
薛小姐也雖粉骨糜身磨頂放踵何以報此恩也但貴妃之意終不變欤
郡主曰似無重慮也公主雖爲小女往說貴妃其宗忠於貴妃之言也何慮
變改於中道乎仍令侍婢進酒饌以賀荀小姐曰老身又有一語娘子悲怜之
老身無屬惟此一女而已渠之容負涇以渭濁古人所嘆自今日以小兒之身永托於
娘子惟娘子抑其不滿之心補其不足之処藏垢匿瑕掩短揚長毋令得罪於
夫家即老身日夜之望也荀小姐又起拜而謝曰娘、猶此致疑於小妾耶薛娘
子之見已浹於小妾之骨髓雖執鞭鐙亦難報效小妾方欲以一身托之於薛
小姐娘、何以有此教耶雖然今日之教謹當毋忘於死生矣郡主又謝而言曰娘
子之行及至京師則呂家之事已出場矣且桂処士父子時在輦下女兒亦方
留於公主宅中老身欲与娘子同入京裏並行桂家婚事於一時矣郡主只姐

娓娓欣頹之色可掬矣明日郡王与荀小姐並轎而行及至京城郡王向大長公主
宮中荀小姐入侍郎之第侍郎父女相逢於久濶之餘其情之悲喜如何時桂
生入殿試又占第三探花除翰林編修声名聳動一時矣時翁主吉礼天子
久不下教於臣隣宮中事密外人不知矣呂承相家聞荀小姐來到日促婚期
荀侍郎亦整齊婚具以待吉日矣荀小姐不敢以所聞於郡主者煩告於父親
惟恐好事不成佳縁終阻廢食廢寢若存若無一日荀公退朝而回来見
脫袍召織素謂之曰吾之定婚於呂家非我本心也迫於不得已之勢也每見
汝顔色帯愁我心如割今日筵中皇上許以明顯翁主下嫁於呂承相之子吾
見當自敀於桂家吾門之慶孰大於此荀小姐聞其父親之言蘊畜喜心而
惟仰荅曰父親因小女婚事過費心念小女安得而安心乎朱氏等家人攢
手稱賀於小姐荀公言於小姐曰今則桂家之婚更無可疑但桂姪既已定婚於
薛女与薛女同敀桂郎於汝心何如小姐曰此小女中心之願也荀公即往見桂山
人定婚而敀兩家共債大家廳隔內外郡主居於內荀公処於外而至吉日

兩小姐備宮樣粧紫金飾玉雕花鏤葉以待新郎之奠鴈矣桂翰林着萬
縷之服乘八人之轎衆樂齊奏萬人爭隨至其家与兩小姐行交拜之礼魏
尚書呂承相皆在賀客之列矣礼畢三人共入洞房列席而坐荀小姐嬋娟之
態驚見別後之芳容薛小姐婷婷之質移来簇上之生面翰林左顧右眄疲
於應接仍設合巹之宴萬古三絶色俱萃於一家四海三才子同會於一室如
其奇也如其美也兩小姐蓋同年而荀小姐爲一月長故爲姐々薛小姐
爲妹弟翰林是夜与荀小姐共寢翌夜与薛小姐同樂旧情愈密新歡更篤
自有男女以来快樂之事會合之奇無此之比也薛夫人賀荀夫人曰婚姻之
賀於礼不可姐々不改貞操自全清節古未之有也敢不奉一言以賀乎荀夫
人曰此皆賢妹之賜也欲報之德山高海深惟願白首同居以終此生矣薛夫
人斂袵而謝之兩夫人行新婦之礼並謁於桂処士処士見夫人姿色少無上下
慈愛切至荀公之喜郡主之情江海亦淺一時有子之家育女之人亦莫不欽
艶薛夫人對鏡雕粧荀夫人就而笑曰妹賢臂上一點之紅尚不改乎薛夫人曰言之

可慚姐姐何說已往之事相與歡謔翰林適自外而入見兩夫人相戲來問其故荀夫人仍說舊事自香囊中出薛夫人所作絶句一首以示翰林薛夫人發紅於面奪其詩手裂之翰林大笑而謂荀夫人曰其時夫人以何辞答之耶荀夫人曰有自屈之心不敢以言語對之強次其韻以示意耳仍誦之翰林曰兩詩俱佳而今日亦不可無一吟矣荀夫人曰唯唯使侍兒磨墨披箋又次前韻詩曰

姉影深深繡幕中雲鬟慵整綠叢叢應將楚峽三更雨却洗香飢一段紅

翰林見其詩亟稱且咲薛夫人曰姐姐爲小妹不掩醜拙乃反暴揚於郎君非母親托小妹於姐姐之意也翰林曰此閨中美事何害之有我爲兩夫人當作一詩題絶句一首其詩曰

冷霄月色昨宵風香作雲箆錦作叢自笑探花閑不得幾開素艶又嫣紅

翰林劝薛夫人步之薛夫人又次其詩曰

晨搖玉佩香玲瓏倚遍新芳一兩叢睡起雲鬟慵不整愧將双臉較輭紅

三人並坐傳玩諧笑琅琅荀夫人見翰林末句自覺前日之事而言曰吾兩人

曾陪大人時大人指紅白牧丹使之各賦一詩而到今思之正与今日之事相合
詩之有應有如是夫似非無心也翰林頓悟曰大人以吾詩謂有金馬玉堂之
氣像今我以不才立揚顯榮且得兩夫人以應其末句之意以夫人之詩謂
有謙退之德而今日与薛夫人同栖一室有撝謙退遜之意与詩意暗合豈
不妙哉所謂詩出性情者信有徵矣荀夫人曰妾當時偶作其詩愧其不稱
於妾之行矣由今觀之有若為薛夫人作然者信乎奇哉即寫其詩以示薛
夫人仍歷誦玉清觀畫像兩詩及寄薛夫人詩翠香閣序歎息興悲翰林
慰之曰自古才子佳人必有可傳之美談不過一二事而止也夫人視相門富貴如
糞土自決死生終得相從之一片芳心薛夫人一從簾隙而相見和題一詩許結
緣一之双眸盼兩夫人之相薦相救同進同居非古人所企一桂以何福而當此
荀夫人暫笑曰賢妹非特眼目之明且精通相法能知陳平鄧通之窮達矣
然不能下男女明眸亦有時乎昏矣薛小姐笑曰小妹之相人如伯樂之相馬惟知
千里馬而已不別雌雄也妍語清謔以送長日自是之後夫婦三人相与敬愛共飾

礼法閨门雍肅父母安樂福禄並臻官爵漸進荀夫人生一子一女薛夫人
生二子郡主取長男親自撫育以傳薛门宗祀桂山人自此却髦弁於世事
遨遊於山水身世放狂荀公官至正卿桂翰林事弘治皇帝拜吏部尚
書兼春坊学士以直道輔之天子甚眷重之方欲大用矣天子昇遐正德皇
帝即位朝廷日漸多事矣時桂处士荀尚書皆以天年終尚書謂兩夫人曰昔
司馬相如挾一文君尚輕漢家爵禄今我家有兩文君而貪戀名利不早斂
則豈不為相如之罪人乎即日稱病謝官還皈故鄉時尚書年未卌兩夫人
春色亦未衰矣尚書率兩夫人至郡主宅留數日欲辭皈洛陽薛夫人請於
尚書曰妾事相公之日長事老母之日短願相公特許妾身留養老母使侍晉
年後皈事相公則幸孰大焉尚書感其意對曰岳母無侍奉之人夫人有終
養之願豈拘一時之別不報三春之暉乎惟夫人自為之薛夫人謂荀夫人曰妾
既受相公之諾留侍老母之側不得与姐姐偕往此心悠悠何時可已相公必頻来
弊居以存老母而第与姐姐將成濶別難懷黯黯如縈素絲惟望敬事相公

保重、、握手凄酸不忍相離尚書與首夫人至洛陽旧居安頓後数来候郡
王起居自此翠香閣便作鳳栖之地矣数年後郡王損世两夫人始相聚焉
尚書百年治園林餙亭榭日与两夫人或賞風月或製詩賦偕老至五十餘
年真伉儷間未有之縁天壤中最竒之事也子婿皆躋清要之班宗支世
有蕃衍之慶至今河南之人自相傳誦無不稱羡便作傳記以播耳目凡
為婦女而徒事嫉妬者見此傳則豈不慚悪而有開悟之端乎噫

歲在丙申仲夏初六畢書于梅營海雲堂